少華稿

十三

行狀
謚狀
遺事

共十五

EAST ASIAN LIBRARY
KOREAN COLLE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N. Y. 10027





RARE BOOK
Chip
2.50
v.13

T
3651
N15
v.13

雷淵集卷之二十五目錄

行狀

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行狀

贈司憲府持平逸軒兪公行狀

霅淵集卷之二十五

行狀

禮曺判書俞公行狀

本貫慶尚道慶州杞溪縣

曾祖大儀宣務郎　贈吏曹叅判

祖希曾麻田郡守　贈兵曺叅判

考晳繕工監假監役官　贈吏曺判書妣李氏

贈貞夫人司諫院正言㗢女

公諱命弘字季毅俞氏之先有仕新羅為三宰者史失其名其後世多名節有若義臣當新羅亡義不臣

王氏麗祖怒降為杞溪戶長子孫遂為杞溪人主簿汝諧以直道忤權臣謫海島死入 國朝僉樞起昌仕燕山時得罪竄海中 中廟反正拜兵曹叅知不受遺命以舊官題墓景安公汝霖嘗斥金安老奸邪廢不用安老敗始顯官至宗伯肅敏公絳當尹元衡陳復昌用事守正不阿幾及於禍後官大度支此其尤著者也自肅敏四傳而至判書公少有倜儻節耻官旨書虜主年號不受任子恩既老除官輒不就李夫人亦莊靜有婦德以 崇禎丙申正月六日生公於忠州石室村幼端秀異衆八歲失李夫人哀毀如

成人言笑不妄事判書公不以愛踰禮游戲必於書
園中柹正熟群兒競剝食呼噪公終日坐樹下讀書
目不轉視人皆異之稍長文業大就十八舉進士壬
戌擢文科癸亥選入槐院爲正字歷著作博士五年
而例調成均館典籍轉司憲府監察戶曹佐郞戊辰
歷佐禮工書遷兵書陞正郞爲司憲府持平者三論
者謂公文學宜置　經幄而顧公愈閉戶自守不事
交游徵逐故當選輒有沮之者時議惜之時南溪朴
公上劄論東平君杭恩澤過隆　肅宗震怒遞朴公
職並罷諫臣洪公受瀗出補北塞公以持平卽詣臺

救朴公且請寢洪公外補被 嚴旨避遞己巳拜司
諫院正言會 元子位號新定而兇黨嗾柳緯漢投
疏謂廷臣不悅於定號以激 上意公啓請拿鞫緯
漢以杜奸萌不允只遞公職於是兇黨已用事矣出
公爲咸鏡都事未赴以吳公斗寅朴公泰輔疏下黜
爲北青判官居二年遭艱去公遂歸養判書公于湖
西癸酉丁判書公憂服闋拜正言時 仁顯后復位
已二年矣 上復進用舊臣公首入臺論張希載結
賊黯謀害 國母法當誅無赦而領議政南九萬敢
引八議之說熒惑 上聽宜先罷之 上嘉之而猶

不從尋遞拜持平因星雷變應　旨上疏凡數千餘
言勸　上敬天勤民以祈命懲忿窒慾以養形立志
篤學以學聖而以明義理爲敬天之要以行仁政爲
勤民之要以公喜怒爲懲忿之要以節嗜好爲窒慾
之要以法堯舜爲立志之要以躬踐履爲篤行之要
上嘉納之俄遞又拜正言儒生姜敏著疏列南九萬
誤國罪　上下金吾鞫問正言魚史徵爭之掌令趙
錫周承　旨請罷史徵公劾奏錫周附托大臣擊去
言事之臣爲傷臺體　不納遂辭遞公自是見嫉於
當路久不調丙子始除兵曹正郎未旬日出監全義

縣在官四年以司憲府掌令名用親嫌遞明年由
世子侍講院文學陞弼善轉奉常寺正間復拜掌令
辛巳除司諫院獻納寡婦鄭氏奴締結宮隷稱有
上旨拘執人子女公即啓曰此事果出　上旨則是
殿下號令不可使聞於國人宜亟　収還不然其矯
旨蔑法之罪宜付有司痛繩之如法累啓不止　上
卒從之廷議以為快又應　旨上言請亟勘吳道一
科場用奸律又論諸宮家折受過制曰諸宮　殿下
之私人生民　殿下之赤子攘赤子之生業為私人
之厚藏於　殿下何利焉且使窮民四散盜賊繼起

宮家累萬之財獨不為大盜積邪優 批答之因事
免拜掌樂院正求出為潭陽府使會 上誅希載大
臣縷賤者皆抵罪公適以進香至京遂用為弼善踰
年拜獻納承 命廉問海西歸奏便宜十八條 命
下廟堂施行拜濟用監正又遷獻納遞拜司僕寺正
轉司憲府執義論貂璫之犯科者掖隷宮差之擾民
者乞付法官治之又請數名儒賢抄選端方文學士
以輔導 世子優容臺閣以厲言者清官方以杜僥
倖蹊滯獄以泄寃欝並嘉納因與諫官合辭啓曰希
載衆逆神人所共討而南九萬倡為異論力傳生議

使國賊假息八年業同埋凶之獄王法所必誅而柳尚運遞護百方故緩其治群情憤鬱久而愈激乃者巨惡就戮天討顯行則此二人罪不當削黜而止宜皆遠竄當禧嬪降號也尹趾完不恤國無二尊之義首陳供奉禮遇之說朴萬鼎等踵其邪論疑亂人心萬鼎既被罷則趾完不當獨免請罷職不從俄免授世子侍講院輔德移司諫院司諫　仁顯后喪未禫而將行　中宮嘉禮公以為禮齊體之服有練有禫今禫制未終而遽行吉禮既乖禮經且有吉凶相雜之嫌上劄論之　上亟從之未幾辭遞癸未由樂正

又拜執義會廟堂講築城之議 今荒邑領送飢民公以為時絀舉贏古人非之今築城之非時有甚於昭侯之高門且民飢滋甚若窮鱗處涸井而又從而羈束驅役之豈不有傷於不忍人之政乎宜更熟講待年經始從之公又入臺啓曰臣聞弘教莫先於尊經討罪莫嚴於侮聖故昔在 皇明士人朱夏季著異書 文皇帝見之大怒以為儒賊杖其人火其書萬曆中經畧袁黃非毀朱子重被臺彈遂廢不復明王衛道之功豈非萬世法乎朱子經書註解建天地而不悖俟百世而不惑而今者朴世堂敢以朱子為

可毁也註解為可改也割裂章句顛倒義例其亂經侍常真所謂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醜辱先正臣宋時烈至此亂政大夫此又夏李黄之所無也如此而不治臣恐邪説肆行其害將甚於洪水猛獸請投畀四遠以示好惡於國人又論進士李巽命阿好世堂誣詆大老之罪并請定配 不允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旋授義州府尹公以本府財貨之衝民俗上利躬節儉以裕邊儲興學校以示禮讓一境頓化之乙酉瓜滿去丁家拜刑曹参議明年出為春川府使居數月監司巡至府公引疾不見見罷未幾叙拜秋曹

銀臺公益不樂居內挈家歸湖庄既而出守永川郡踰年道伯缺朝廷重其選用公代之遂爲慶尚道觀察使時朝廷憂海寇嶺南又隣島夷公至飭郡邑大繕兵備修學校行部親按録囚悉决去之鄉里有鬪狠傷俗者移文曉告曲直務柔化之其怙強不率痛繩以法遠近畏而懷之公在永時道伯遇之多不善尋以罷罷朝廷命公覈狀公以嘗爲管下且交承今按問其罷公私義不便力辭不許則使屬官査報終不以已意俯仰之不抵大辜其人大感服世亦稱公德量辛卯辭遞拜戸曹參議癸巳歷承旨兵工曹

叅議出為三陟府使踰年投紱去吏曹以擅去官準
期律論至丙申乃叙為曹司衛將迭遷銀臺户兵刑
書叅議戊戌擢拜工曹叅判轉兵曹旋授承政院都
承旨己亥移司諫院大司諫尋免由漢城府右尹轉
刑曹叅判充謝恩副使使燕還又拜都承旨以疾罷
庚子叙授兵曹參判　肅宗昇遐差　山陵都監提
調俄遷都承旨遞為兵曹　因山畢即一馬歸湖右
蓋見國事日潰不樂於仕官也未幾除全羅道觀察
使强起以赴會値荐饑民死亡相續公巡行郡邑用
便宜令道内所賑穀皆白給隨料理充補凡四萬餘

活所全活稱其數朝廷欲變通良役具事目詢問便否公極論其弊仍請汰冗官省浮費擇剛明子諒人畀以字牧然後弊可舉若不治其本而救其末非臣所敢知也朝廷不能用公慮郡邑積囚每巡至引罪人前辭考驗文簿各以輕重疏決之權益寬為御史乃以斷獄過恕劾公公力辭得解會屢易代踰歲不至而歲又饑公曰民之望哺如乳子若待新使來賑將索民於枯魚之肆矣吾一日在此安可立視其死乎遂措畫拯活一倣前年終始無倦色南民至今德之及歸使徧裨納符節自郊外徑投湖右時奸黨已

竊國柄驁臣殺死流屏殆盡有怨家嗾臺諫誣公以湖南事至對理辨之按事者欲文致大何而不得實事竟白甲辰　景宗昇遐今　上初即位有崔鐸者借儒名上章以　肅宗晚年是非斯文者為疾病浸潤之入而非本意也儒生李德普等數百人亦上章請罷鐸以明　先王是非乃本意　上不納．命德普停舉公疾方篤聞慨然曰此係　先朝事不可不辨乃上疏曰我　先王八載違豫一心匪懈深究義理大定是非以遺我　殿下堅持勿搖之訓昭若日星而今之言者敢曰疾病浸潤敢曰非出本意不惟

搖之而又誣之此德普所以痛寃憂憤請述其志辨其誣者也　殿下安可累其人乎伏願收回　聖旨用昭　寧考所定是非非出於浸潤果出於本意焉上優容之居無何　上大悟頻出群奸收舊臣特用公爲大司諫公力疾就對啓言一鏡之大逆而徑置于法不得窮覈情節臣竊恨之令其餘孽尚存一鏡疏下六賊宜嚴鞫以究其情尹慤敎之論金姓宮人也其言此賊供奉已久者果何指也亦宜鞫問其所指斷文是非　先王末年處分炳若丹靑而日者備局覆啓敢曰非　先王本意請覆啓諸臣并削黜以

誣毁　先王之罪李森為賊鏡腹心鏡之出配也密遣私人賷遺欵曲請安置絶島以懲交通國賊者皆不允數日移郝承旨持平李倚天請鞫治逆黨變辭者　上曰鈎富慕貴之人逐時勢幻唇舌何足問也因此起禍士林國其安乎公繳還　批旨仍奏曰夫旣逆節昭著矣烏可以其心之慕富貴趍時勢而輕恕之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人君討罪一循天理之公而已豈容以一毫私意低昂之哉且所謂士林之禍謂以小人害君子如宋之元豐我朝之乙巳戊午己卯也若以懲治賊黨而慮挑士林之禍將何

以示法於來世乎　上悟立命收還批旨尋遞拜工曹參判兼備局堂上承文院提調久之出為京畿觀察使先是大臣有推重公者驟言於　上以為可擢用而薦擬正卿望者三　上輒不用至丙午始擢授漢城府判尹仍入耆社兼知義禁府事奉常寺提調籌司槐院兼帶如故旋移議政府右參賛時有鞫囚咸遇新㠀首之　命特令承旨監刑不由金吾公上疏言衆人之結案正法　祖宗金石之典承宣監刑列朝所無之事今乃不待結案徑先正法縛束承宣勒令監刑使死者不知其何罪法府莫識其何事只

快　威怒罔恤成憲此不但一時刑政之失將啓後世無窮之弊矣仍自劾乞罷不聽俄遷禮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遞拜刑曹判書兼　宗廟署提調會有李範父子獄久未决從公議讞公乃上疏言父子人之大倫爲之相隱聖訓所載與之相證法典攸禁今範獄其子作證此變之大者古人猶不聽兄弟之訟今欲誘子而證成父罪臣恐自今以後父子人倫之變不止相訟而已豈細憂也哉臣不可強屈已見苟按其獄乞早賜罷譴不聽遂屢違　召罷丁未叙拜判尹請沐往湖庄時辛丑餘黨有復進之漸

公遂無還朝意聞移三宰而亦不起居無何群奸并
進一時諸公皆竄逐　上謂公好黨特罷其職公自
此絶口不言時事結茅竹溪之上扁曰浩然閉户終
日吟諷經史每聞朝廷舉措失當輒仰屋太息而已
戊申三月逆賊起兵四路指日將犯闕公聞難流涕
曰不能竭力討賊遺患君父臣子之罪也時公季子
新亡遂藁葬于家園即日奔問亂已將歸臨發封章
大畧勸　上辨别忠邪摠攬威福以誠實之心出光
明之治毋爲調停之術所誤毋爲嫌疑之說所亂又
曰窮理明善尋箇是處是典學之要公好惡袪褊私

是治心之要爾宮闈杜邪徑是齊家之要人有忠佞而不眩於似是實非任人之要也言有逆遜而必求諸道與非道聽言之要也又曰亂兆難測國憂未艾公選將帥力討軍實備陰雨綢繆之策慎簡守令休養民生盡勞來安集之方亦安不忘危之道也疏入獎諭而已是年冬　孝章世子卒昇疾奔赴病遂篤未幾考終于正寢寔己酉四月二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四臨歿呼諸子曰吾以湖西一布衣遭遇　聖明致位上卿年且八耋死豈有所憾但　宗國之憂耿耿在心目且不瞑矣遂不復言訃　聞輟朝賻祭

如禮以其年六月十四日葬于木川鳴巖洞亥坐之原即判書公故居而公所自卜也配貞夫人李氏承政院左承旨綸之女婦德全備爲簪珥師範別有狀後公八年卒祔左而葬舉四男四女男長斗基漢城府庶尹次宇基弘文館應教次受基有至行服公喪不勝哀以卒　贈司憲府持平季阜基通德郎先公歿女長適旌善郡守郭鎭基次適士人徐命彥次適宗室密南君堪季適弘文館應教南有容庶尹娶禮曹判書鄭亨益女無子子持平子彥人二女嫁湖南觀察使洪昌漢弘文館校理李益輔應教娶司諫院

司諫韓永徽女生二男彦伋彦儒三女嫁士人崔華鎭閔立洙韓尚鎭持平聖禮書判書文簡公金昌協女生三男彦人彦民弘文館修撰彦孫三女嫁進士朴師錫士人崔宗鎭鄭壿通德聖坡州牧使尹㴵仁女無子子彦孫一女嫁李翼天郡守一男晅濟生負一女嫁靈山縣監徐命儒徐君夫婦俱夭不育宻南君三男泰錫順錫餘幼不佞有一男公輔進士彦人早死無子子彦民子漢雲内外曾玄多不盡録公爲人内剛而外和威度莊重符彩精明長不及中人而膽量過人平居穆然終日雖妻子不見其惰容幼有

至性事親必晨興盥櫛服事左右惟勤及長而有室有官而其愛慕無改於幼少時其游官京師思慕判書公不已數棄官歸省判書公以爲出身事君烏得輒以私廢公切戒之然猶不變也親疾斮指進血居喪如禮判書公嘗書訓辭遺二子公終身服行不敢違腰帶常繫一小囊造次不去身其訓辭也痛母氏早世遇諱日號泣冤慕哀動傍人伯氏死無子公以仲子子之事丘嫂遼孺人甚敬常戒夫人與同其飢飽時節享祀力爲經辦不令孺人憂也與仲氏參贊公友弟篤至公不飮酒而參贊公喜酒相見必置酒

極驩相戒以盛滿相勗以退休竟日語亦不及子女
生產也兩妹皆早孀貧甚公為分廩俸以繼之庶母
二人并畜於家曲有恩愛孤甥及庶弟侄年長者皆
為之嫁娶使無過時親戚無遠近待之一以誠其在
外邑內外窮族歸之如家公隨力接應至夜不能寐
子弟悶其勞或以為言則公輒曰自吾先視之吾與
彼皆子孫也吾力之所及何可不盡焉聞者感服其
與鄉人居肫肫和遜自忘其年位樂取人為善其言
善雖出於婦人童子之口必採擇而躬行之子弟有
過未嘗呵責但莊色以示意而已公持心貞固不隨

境妄動其舉進士榜人来噪渾舍驚喜奔走公方隅
坐寫冊子竟寫不為動雍容自如也賀者皆知其遠
器辛壬之禍閡累年不熄士大夫惴惴不保朝夕會
李子阜基被人誣繫獄積月鍛鍊人謂必死而觀公
色夷然若平昔無一言怨尤及人人或勸公訟寃公
曰　君誣且不能伸其可訟子寃乎卒不肯公平生
與人無忤獨甚惡朋比趍競任機數者常曰朋比者
必毀人趍競者必妬人任機數者必欺人皆害人者
也然此三人又能諂人易與之狎人能不與此等人
狎斯可稱好人矣蓋公之與人交也不苟同不苟異

無諸心者不出諸口立朝言議一出悃愊絕不飾情干譽進退之際常見其幾當去即去未嘗濡滯事涉進取必逡巡後於人此所以備嘗險阻而身名無玷者也公豈弟善容人其遂全義代公者嘗賣公以媚時宰及按嶺南其人適為屬邑守惶恐不自安公知之會試士日邀與之考課竟夕懽飲而罷人服其量然臨民治事毅然正色吏胥莫敢仰視嘗杖吏至死而聲色不加於初其剛決如此少時聰明異衆見人讀中庸序從傍一聽輒誦不錯一字至老手不去書尤習熟經傳文章敏妙簡整善發題旨雅不喜詩章

而往往得於寫懷者亦清圓可喜字畫精麗雖甚遽時未嘗放草亦未嘗倩人為之行墨井井如印出焉不佞年十六委禽公門見遇特厚竊嘗誠服公言行自謂知公之深莫吾若也蓋公雖不以問學自命天資近道謹蹈規矩以其始終如一幽顯無間者論之口無漫語貌無變色坐立不倚不跛寒暑不爐不扇不畜姬侍不近聲樂飲食必有常節寢興必有定時不矜己能不言人過處謗不苟辨為善不徼名尊貴而不驕窮約而不憂此數者皆公之幼習老安與性俱成造次顛沛不越尺寸者也家人之象曰言有物

而行有恒若公庶幾無愧焉公卒十有九年而應教公以庶尹公所撰家狀屬不佞謬次謹掇其尤大而可傳者錄爲一通以俟知德君子考信焉

貞夫人完山李氏行狀

故大宗伯俞公諱命弘有賢配曰貞夫人李氏承政院左承旨諱綸之女而 太宗子孝寧大君補十二世孫也曾祖諱葚 英陵參奉祖諱有養以學行薦爲司憲府掌令不就母尹氏靈巖郡守起望之女也承旨公元配李氏早歿不育繼娶于尹而生夫人甫及笄動止有規度女紅無鉅細皆能尹夫人貞疾卧

床承旨公御家甚嚴夫人內扶侍尹夫人代幹家務外順適承旨公意常裕如也承旨公甚倚之以爲十男不如也偃蹇其配十九而歸之公姑李夫人先已卒舅判書公棲遲湖左未奠厥家夫人獨留承旨公唐山田舍常戀慕判書公自理裝往来省覲柔聲婉色愛敬兩至夫黨之居湖左者甚衆其資性人各不同而夫人一處之以和順老者曰是敬我輩者曰是親我少者曰是惠我有子者曰吾取婦得如其氏足矣有女者曰汝事舅能如其氏不乎於是夫人之賢籍甚鄉黨而滋益恭不懈及判書公定居于儉溪夫

人傾箱篋樹屋其傍挈幼子來歸晝則力紡織以奉養判書公夜爇火緝麻治絮手為之胝既而判書公念公旅宦京師命夫人往從焉則留幼子以去月一再起居外一不以私語及幼子以絶其心判書公益賢之亟語公曰若婦有高識毋以婦人而輕之又謂夫人曰我兒蚤涉仕路恒恐失墜深規不逮毋負吾言也至判書公卒夫人與二庶姑二妯娌卧起一室尺布握粟不敢有私判書公所遺簡札皆封識藏篋中時時展讀獨涕洟沾臆判書公所愛雖僮嬚遇之加厚制除又從公至京賃宅東西以居俸禄外無斗

斛之入而公又澹泊不問家事夫人日攻苦力作家
靜其心而弗幾微于色所與公言者惟居位靖恭與
人忠信之道而已不及於私公於是甚知其賢而不
甚知其貧也及公典五邑按三藩位日益崇祿日益
豐則夫人亦少可安樂矣而顧益勤鷄鳴起篝燈盥
梳已進家衆各以老弱受事堂宇潔修步履無譁絲
麻針尺不去手中常曰勤而得者乃吾有不勤而得
竟非吾有諸子閔其勞或勸少休輒曰吾非勉強爲
此也少習於勞老而不能自逸耳公甚睦于宗族施
窮濟急殆忘其家而夫人委曲順之無不如其意者

公晚年不安于朝數退處田野而夫人輒隨之治田理圃常爲久住計故公能居之不憂友其兄正郎公老而彌篤正郎公客公家以卒自斂衣棺木至返葬之須皆自夫人拮据一出誠赤公嘗撰次承旨公墓文從夫人問其平素言行夫人乃曰文谷賢相也以孝友謹愼薦吾父　孝宗明主也以周勃重厚奬吾父以是銘吾父可乎公曰善文遂以成其見識之明雖於所未習者亦透悟類此公疾夫人不解衣而左右焉者六易月及喪毁瘠幾殊而凡附于身者必手撿之不令有毫髮憾旣殯以家政授伯婦淨掃一僻

室居焉非祭奠之不窺戶外終三年如一日夫人素有勞瘁疾自公歿又哭叔子李女悲傷疾遂劇丙辰四月十日以卒享年八十二以是年六月十日祔公墓左俞氏之世及子孫詳公狀中公十八成進士二十七及第歷事 肅宗景宗今 上完名耆德在搢紳間可謂不數人者而夫人爲其配五十七年貞和謙順慎終如始用能備受多福享有大齡豈不盛哉夫人性莊重婢御在前未嘗假以色辭有以私語進者輒怒而撻之恒言多言最害德婦女而多言餘無足觀故雖子女在夫人前不敢長短人又甚惡世俗

奢侈之習既貴猶不御華靡謂諸女曰吾在傖溪時嘗不食一日伏緯機傍良久乃寤有藿粥在機下三啜而後目有所見蓋里媪憐而餉之也今吾安坐而食食有餘肉然每食未嘗忘傖溪時也且吾無他才能起自紡績積苦四十餘年僅誌家業嫁娶子女孫子女諸侄諸甥者殆二十人惟勤儉而致之耳人家興亡顧勤怠奢儉之如何耳汝曹其戒之余婦夫人之季女也嘗語余如此嗚呼何其言似公父文伯之母也余觀世俗婦女之處窮貧者鮮能勤於身儉於家及其家愈貧其身愈窮則又不知自反怨天而懟

人亦何益哉若夫人當其困也能貞固而自修及其泰也能廉約以持之此知道君子之所勉而夫人以一婦人能之其受天保佑壽祿無疆也宜哉今據其家狀罔非可法可則而獨詳其孝弟之德與否泰困亨之際用備薦珥家著鑑焉謹狀

戶曹參判李公行狀

本貫黃海道延安府

高祖廷龜議政府左議政　贈謚文忠公

曾祖明漢吏曹判書　贈謚文靖公

祖一相禮曹判書　贈謚文肅公

考成朝司僕寺僉正　贈吏曹參判妣趙氏　贈
貞夫人　贈議政府左賛成相䎛女
公諱雨臣字伯說延安府人其先出自唐中郎將李
茂建　國朝延城府院君文康公石亨始大顯而文
忠公三世主文衡用文章華國蔚然為大家公以庚
戌五月二十日生稍長文業丞就尤工於儷文一時
曹偶咸推其贍敏屢發解竟不第庚寅始筮仕授四
山監役官仕滿叙尚衣院別提遷義禁府都事甲午
出監井邑縣南人素號難化一以呂氏鄉約馴擾之
吏憚而民愛居二年以疾去踰年復拜義禁府都事

轉　宗廟署令丁酉出監麟蹄縣麟山邑也始至申嚴松禁以繩猾戶蠲減蔘稅以寬疲氓剗除宿弊漸而不擾三淵金公自雪嶽馳書賀之以公為政比諸葛治蜀云治家　聞移授大丘判官蓋選部欲試公于劇也嶺俗獷悍喜訟公明聽疾決不終晷而案無留牘故例營供使府吏輸當薄其予而厚其徵吏困於輸索至破產逋逃者相踵公為白監司狀請分供而其弊立革吏賴以蘇會朝廷發使者改釐三南經界公以本府田政浩穰不可一委土人手躬行審壟畝量其廣袤驗其肥磽高下以等輕重不偏亦無漏

士吏民服其精核庚子棄歸其明年陞拜咸陽郡守公見時事日艱無仕宦意屢辭不獲則之官數月遽投紱去尋遭外艱服闋除義禁府都事遷義城縣令傍邑有奸獄驟查不得情監司知公能移獄於公公竟鉤得其寃狀白出之抵誣告者衆一境快之値歲大侵民多流亡公割廩俸以哺之所全活數千人繡衣以治狀 聞丁未陞拜富平府使久之不樂去明年湖嶺賊起公挈家避兵于嘉陵山中亂已猶不出 聞差宣惠郎廳亦不就辛亥拜司僕寺僉正癸丑出監原城縣會闕東荐饑原尤甚公多方賑活一如義

城時而措畫加密時去亂甫耳民志未定公自製文明言亂逆根柢　國家德威反復曉告之又招集父老儒生行鄉飲酒禮治聲大洽監司　聞于朝擢通政資乙卯解歸歷拜僉知中樞府事五衛將敦寧府都正掌隷院判決事已未以子冔輔官侍從公年且七十進秩嘉善大夫歷拜同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右尹都摠府副摠管同知敦寧府事辛酉除戶曹參判公以命德之官非老蔭所宜力辭不拜時論多之居二年復拜同知中樞府事以甲子二月初二日寢疾卒享年七十有五臨歿命侍者書遺戒授二子所言

皆持身處世之道不及家事初南溪朴公論沙溪慎齋傳宗事頗失實公懼其說遂行為醜正者口實嘗為文以辨之及是力疾為書遺寒泉李公曰亟立說以解士林之惑此執事事也書未達而公已卒矣始葬于廣州牧丹山丙寅改窆于果川塘村向乙之原夫人祔焉公狀貌魁偉襟懷坦夷性孝友親疾斷指出血以進其遭大夫人喪年踰五十而情文不懈李氏素善病大夫人之所念則殫心調護一倣其生時事季父觀察公如事父事巨細必咨而後行毋敢專也撫愛窮羸若不及傾其有乃已亡亦泊然不自累

也與人交絕無僞情飾色往往面折人過失然豁然
推心腹不爲毫髮疑礙故人亦不怨尤嚴於邪正是
非之辨其誘發後生出於至誠從叔父艮菴公甚倚
重之有疑輒詢焉晚從祿仕雖爲親而屈非其好也
累典大邑專以儉約自律所至有去後思少頗喜酒
大夫人嘗戒之切遂終身不近杯勺居官遠妓色聲
樂不通關節嘗養一盆梅有權宰以書求之公厲聲
曰彼謂我可用玩好交耶卒不與丁未以後蕩平之
論始起公私爲憂曰朝廷自此又生一黨矣未幾士
類皆以黨目見擯而時輩始得志其言果驗其在嘉

陵自號十灘居士逍遙水石若將終身每問朝廷舉
措失宜憂歎發於詠歌自述灘上問答一篇以見其
志焉教子弟必以義方副學君之居三司公常戒之
曰我家世臣也君德之有闕遺時事之有得失汝其
昌言之無以我為念也及從子觀察君與季子校理
君聯榜登第相繼入翰苑玉堂一時榮之而公獨愀
然不樂曰伊懼匪榮也盖父子相勗以謙退其言多
可法云公性嗜書閒居手不去書尤長於詩律意至
輒寫有漫錄累千卷藏于家配貞夫人尹氏承政院
同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彬之女生三男二女男長

恒輔先公歿嘗再娶縣令洪得龜進士安宅仁女而皆無子取族兄英輔子述源為子次曰輔弘文館副提學娶縣監閔承洙女生一女嫁尹顯東繼娶士人宋相允女李益輔弘文館校理娶庶尹俞斗基女生二女皆幼女長適 贈弘文館副修撰南有常余兄也有一男公弼二女嫁李演元仁孫李適士人申腴早死不育不佞與公家蓋六世為兄弟交重之以婚媾自為童兒驟拜公牀下每承提誨如聞古人之言而退而與副學君諸從游又皆嶷嶷名士也則輒歎公福履如是而顧謙約如有所畏何其篤厚君子也

令公已卒言議風采邈然不可復接而副學君列其遺事屬不佞為狀嗚呼悲夫盖其所錄言行殆累千言而不出乎耳目之所及皆可徵而書也謹撰次如右以俟立言者擇焉

貞夫人南原尹氏行狀

貞夫人尹氏戶曹參判李公諱雨臣之配而承政院同副承旨　贈吏曹參判諱彬之女也尹氏之譜南原始自國子司業威承政院左副承旨　贈吏曹判書諱晧星州牧使諱衡覺夫人之曾祖若祖而妣坡平尹氏忠清道觀察使諱得說之女也夫人自幼聰

悟端潸善承父毋之訓承旨公老好讀書夫人從傍聽之輙成誦承旨公益奇之日取古賢婦名行以敎之夫人一過耳輙強記弗遺及歸李氏李氏族大文肅公夫人尚無恙閱婦女多顧獨賢夫人曰此宗婦材也其事舅姑一於誠事參判公順而能正尤謹於祭祀果蓏脯醋必比時宿畜之以待事當祭自烹割洗滌至籩卓鋪設必躬不以人祭不竟不敢弛莊色參判公踈財喜施與夫人先意而順之不言家有亡內外事無鉅細皆自經理終不令參判公知也處妯娌娣姒間各隨其資性而調適之咸得其懽心夫弟

縣監君夫人之所乳養則撫愛視諸子甘苦寒燠不令有異迨其長且老而卒無異也與仲兄參議公相友弟參議公死謫中夫人以不得面訣為終身痛語至輒涕簌簌下至老如一日亦可見誠孝所推者然也急人之窮如飢渴之在身至推食解衣而無吝色故親戚之有婚喪不舉者咸歸於夫人若取諸家又仁恕善容人孫女新嫁者方理鬟髢有隣媪竊匿其數條家人群詰之媪辭不窮夫人遽訶退詰者曰髢本止此何言失也媪乃大愧服屢謝而去其不忍暴人過失多類此平居不能自逸絲麻刀尺不去手中

常言男女各有職女子之職惟酒食縫績而已其又自惰守用是家衆各自厲無無事而食者雖未嘗讀書亦畧通史傳副學君初學所習皆夫人口授乃副學君兄弟相繼登高科出入華顯則夫人常詔之曰汝大人半生潦倒而吾無憾焉汝兄弟妙年騰騫而吾反有憂焉盖末路名宦衆所爭先至難處也汝其戒之惟飭行謹言取友必端庶乎免矣副學君在三司欲有所論列必入禀於夫人而夫人為之策事得失人賢不肖時之可否後之利害當如此無不合理後亦鮮不中雖博識君子殆弗如也夫人以　顯宗

戊申生以今　上癸亥九月十六日先僉判公一年卒享年七十有六祔葬公墓其子孫及李氏之系具載公狀中不佞於僉判公爲故人子而夫人之長女於余爲丘嫂也居又隔一陌以近自幼少時出入公家如親戚聞夫人之賢如雷灌耳而吾家之小子稚女亦皆知慕尹夫人盖女德之行類止於閨梱之内而夫人之賢惟及人者廣故乃能動人如此此豈不尤難者哉不佞旣狀公之行又按家狀别爲撰錄其内範俾異日秉彤管者得以考焉

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　贈兵曹判書鄭公行

狀

公諱德徵字聖由鄭氏之先出迎日文忠公圃隱先生諱夢周十世孫也曾祖諱從善抱川縣監　贈司憲府持平祖諱侃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周翰以勇敢有聲卒侃直不耦止禁軍將　贈兵曹參判妣贈貞夫人具氏旻之女也公少讀書業儒年二十四投筆習弓馬月餘藝成遂取武科由宣傳官陞訓鍊院主簿轉判官既而忤大司馬出爲西生鎭僉使仁顯王后廢公不肯仕挈家入山中弋鳥射雉以養老如是者十年而始拜鎭安縣監不及瓜去尋丁父

憂制終仍留養母公嘗路見友人之游官奔喪者心驚焉自此遂不復求仕間被　除命輒力辭免方伯有欲辟置幕府者亦不赴及母卒人問今可仕否公曰親不在仕孰為榮如是者又十餘年惟一赴羅州營將羅素號煩劇公為兼官剖斷如神管下州郡有非法當舉雖侍從有力勢者不為饒嚴於治兵慎於治盜羅人至今稱之滿歲解歸進秩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兼羽林衛將居數年拜定州牧使先是館學儒生上疏請誅柳鳳輝而公遣子若孫與焉輝黨大恨之至是以匪罪擊公去明年拜驪州牧使以年

格已滿遞隸訓局為千摠時金姓宮人事出而臺啓
廷疏迭發兇黨脅武臣陳章皆靡然承風公即日以
拜墓乞暇主將不許遂匹馬徑歸公子纘述亦棄官
從之兇黨益大嫉之欲中以危法竟不果公為人慷
慨好大節見群小亂政常憂憤不已及 景宗初薨
人心危疑公時直宿址營將赴扈衛拔襲中弓易以
強曰脫有緩急戎備不可不飭顧謂其宗人在軍者
曰君亦戮力報國無忝我先祖也仍泣下沾襟聞者
感激今 上元年擢授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至則
大修城池繕甲仗嚴烽燧用戒不虞身帥將士習騎

射非雨雪無日不出將士咸自奮勵居數月技藝無
不精鍊滿年遞差訓局別將又除五衛副摠管聞李
森為大將即謝病不出森大怒怵以禍福欲其出多
方公不為動會以武舉試官一日三遷　名滑坐罷
森黨恚甚卒請逮治王府盡奪其告身戊申亂平崇
原從勳差禁衛副將旋出為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其措畫軍政一如南營時愛養士卒威惠並行軍府
人人畏服既去立石以思之公自是不復仕歸卧故
里彈琴讀書以自娛閫被軍門辟名皆不應然弓劍
兜甲不以去卧內家雖貧常畜一善馬曰吾老矣國

家有急縱不能奮身擊賊當被甲馳馬奔赴　君所
氣竭則一死職耳尋以年八十進秩嘉義以己未八
月十一日卒壽八十有三遺令襲用深衣葬龍仁旺
谷卯坐之原貞夫人李氏祔焉夫人　世宗子臨瀛
大君璆九世孫從仕郎厚根之女也慈和莊順甚有
梱則先公十年卒壽七十四擧二男二女男長纘述
節度使出為伯父後次纘志女適尹燦李益謙纘述
子曰鍵纘志子曰鑄內外孫曾不具錄公莊重寡言
笑燕居衣冠必飭終日無惰容性嗜書尤喜觀禮書
常戒子孫以律身修行毋為俗儒事母至孝布寢櫛

髮常躬自爲之務安其體恱其心生日不設酒食語及父母淚簌簌緣白鬚下傍人不忍視也祭禮必倣古行之追遠之誠無間於久近置墓田竪碑刻殆無毫髮憾撫愛窮族婚喪之貧不能舉者悉爲之經紀一出誠赤接人恭和不以齒爵自尊居官廉謹人不能干以私盖公雖以弓馬出身雅重儒術出言制行恂恂有韋布氣象晩節尤卓然可觀雖讀書君子殆不能過也用是見禮於士大夫艮菴李文簡公嘗稱公爲韜鈐中隱逸陶菴李先生亦云圃老家賢孫識者以爲知言公歿九年朝廷旌公孝行　贈兵曹判

書鑄以其大人所爲家狀請余撰次余與公忝有鄕
隣之好聞公之風而賢之者素矣不敢辭謹狀

先考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
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嘉善大夫同知敦寧府
事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府君行狀

先公諱漢紀字國寶南氏得姓自新羅英毅公敏歷
十餘世至樞密直副使君甫與其兄洪甫弟庭甫分
籍三縣而宜寧氏最大以顯蓋自英毅以來千有餘
年圭組相襲名德間出孝友廉愼以世其家曾祖諱
得朋仁川都護府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祖諱龍翼

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　贈諡文憲公考諱正重慶尚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妣貞夫人李氏吏曹參判寅燮女吏曹判書翼憲公慶徽之孫也公以　肅宗元年乙卯八月初六日生于漢師之第始生駙馬都尉青平公爲筮之曰清明壽考有位而無權吉又何咎年十餘游教官許先生之門馴質寡言受言於先生輒持守不失先生喜與之言所與言皆長者也文憲公御子弟甚肅公服事左右未嘗不欣然當意也己巳文憲公罹讒于朝遯于野三年益授公以書遂通習六藝之文及文憲公北竄以卒歸葬于揚州

而公從觀察公守墓三年子職甚飭退則益治其書藝學大進甲戌始來游京師所與友皆諒直清修之士甲申觀察公卒丁亥祖妣蔡夫人卒制既終李夫人勸公赴試遂舉庚寅進士自是驟被兩銓劄舉其擬寢郎教官桂坊 王子師傅等官殆十數壬辰始授 顯陵叅奉以母病去甲午丁李夫人憂服除拜內侍教官歲滿陞廣興倉主簿轉刑曹佐郎庚子出為永平縣令公在司寇號剛嚴及治永為政上豈弟人以問公公曰司寇姦蠹之藪治不得不嚴永山邑可化以仁也且郎官職簿書耳守令任教化惡可同

也聞者大服居踰年永果大治而會權凶来爲監司
公耻之則投紱去癸卯除　世弟翊衛司翊賛當是
時賊臣擅國數危動　世弟國人大恐公以爲職在
侍衛不可不一覲而去遂出謝入對　書筵方講
世弟自公謂曰翊賛獨無言乎公辭以衛臣不與講
事　世弟以故事強之公乃緣章義起而對曰孝弟
順德也天人所助者順故人君能孝弟則神明可通
蠻貊可格况於吾臣吾民而有不服者乎舜以匹夫
受堯之天下而天下順之以此而已　世弟動容稱
善居數日引疾免旋除義禁府都事不拜又除翊賛

又不仕今　上乙巳由　永禧殿令出守金堤郡會
郡大饑公憂勞民事七箸為減下令曰毋流徙毋盜
掠能出粟貸民者上賞閉糴者有罪謀於監司蠲放
貧戶逋租常稅之入于官者悉以歸賑不私毫髮於
是所活累千人旁邑流民轉相告語至壞墻而入公
不忍拒之視其孤寡尤瘵瘠者賙之皆泣謝而去賑
已歸功於郡丞監事者得資折衝者二人明年有時
貴為按使好操持州縣以立名尤憚公清方公知不
容即解印去按使愈怒遂　啓罷之戊申葬長子于
揚州挈家以歸時群小復用事時時引用知名士以

取信於　上驟除公軍資監宗簿寺主簿公曰吾雖小官不可爲時人進退皆不拜已而除户曹佐郎又辭以疾辛亥拜刑曹正郎吏素服公威明攝跡行文書而已訟者人得盡情都民稱其平允遷掌樂院僉正陞漢城府庶尹謝疾免壬子由軍資監判官轉户曹正郎謹簿書簡出納有言理財者輒曰理財不如節用終其去絶口不言利姦萌用絶癸丑出知淸風府閭士不知學大修校宮選秀才游居讀書聽事已肩輿詣之執經問難於是士各自修厲出入有儀鄕里爲之改觀校宮旣新諸生請行鄕飮酒禮以落之

公曰此古人化成後事吾何與焉且無其質而先其文是教人僞也乃進諸生歌鹿鳴行葦樂飲而罷又觴宴耆老于公堂親爲之勸酬出入令其子弟扶之其癃病不至以米肉饋于家一境聳聽咸愛公養老有禮也府多好山水公時以小舟出游百姓聞舟中笛聲爭至沙上以魚果獻焉公不受呼而勞之曰爾能勤於耕桑不令使君憂其爲獻顧不賢於魚果乎民益大喜尋以公事難監司文牒劾千監司疑其輕已會公病疽不視事數旬遂以廢務罷之丁巳拜司導寺僉正戊午出守旌善郡峽民歲輸火粟若干斛

以補官用公悉歸之校宮以養士其治大畧如清風御史以廉平惠民　聞而公已厭吏事矣在任四年謝病歸翌年除青松府使以年格已滿辭遞甲子公年七十而不肖忝列侍從推　恩進通政階僉知中樞府事是年春　上獻觴　東朝覃恩諸耆老而公進階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賜綿帛米酒自是有司歲致牛酒尋同知敦寧府事選　經筵特進官先是公與同庚九老修稧事東山北麓之間以春秋名節爲真率會人以香山故事方之至是侍臣以白上上問九老姓名爲之嘉歎曰此好事也壽且康寧

真福人也一時榮之丙寅行掌隷院判决事陞事數月詞理稱平除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時不肖乞養爲忠州公上疏以爲旣受子養于外又霑俸祿于内爲濫涯分且近龍斷臣朝夕詭木與其榮於身曷若安於心屢辭卒不起付忠武衛副司直戊辰哭孫公輔悲傷疾動彌留者累月而神情恬夷若平昔未幾患暴下疾遂劇以十二月初五日考終于泮東僑舍壽七十有四公少多疾晩節靜養精力寖強健東溪趙君龜命慕公之風而求見焉退語人曰南公貌癯而長眉鬚清活目視爛然壽考君子也又語不肖曰子

之承顏戲綵未可量也不肖等亦私竊意公内貞固而外完粹形德克符斯言尚不妄乎不孝無狀衆列神明禍不在躬而于厥考大德之報畜于期頤嗚呼痛哉訃聞　賜賻祭如禮以翌年二月丁未葬于揚州先壠坐丑之原後以不肖忝長成均秩視正卿贈吏曹判書公自幼順於事長四歲文憲公書訓語于扇以遺之公受而藏之至老不敢失也事父母有純行其侍疾也早夜不違床第卧起必自扶之寢則候其息食則數其匙四體敏疾如童兒也李夫人疾革斲一指又割臂垂血以飲之夫人絶而蘇者再其

居喪也非甚病衰麻不去乎身饋獻不以人攝哭擗之哀人不忍聽也蔡夫人之喪公毀瘠幾殊李夫人從容慰譬之公泣曰喪孰不可自盡而承重之子一有不謹是以已之罪累亡父也罪孰大焉夫人亦泣不忍復言當祭而齋也澡濯致潔怵然如有畏也其遇疾不躬冠帶明燭而坐愀然如有憂也友于姊妹推而至姊妹夫愛好若兄弟仲姊李氏婦早寡而貧公為經理其家有無共之育其孫于家教誨均於二子又取養內舅子幼而孤者一如李氏子後皆為善士親戚翕然稱之公性仁而剛言訥而信與朋友義

群居澹然久而不可狎也旣而取酒相飲相示以心風流溫厚藹然可樂而酒半氣酣正衣改容終不及於流連也居職清恪不修聲譽在州郡計口而食不令有羸餘歸家之夕丐貸為炊聽獄詳恕如恐傷人至其行法不可以力勢奪事官長莊謹然論事不合必反復之未嘗少降色辭其賢者益見敬而不肖者反見忤故在官率不能久也家居不問生產垣屋蕭然或至日昃不食而顧恬和終日手不去書妻子在側舉怡然忘其貧也公天資高簡於外物不見其可慕也其儉於家廉於為吏亦其性然耳非故矯俗為

也故能久而安盖自布衣至老且貴而飲食服用無變也一芥不以求諸人無其名雖與之不取也嘗畜一馬驛人操百金求之公曰吾始買是馬用五十金烏可倍直以徼利乎竟受五十金歸其羸驛人以告督鄒督鄒歎曰公殆非今世人也公博觀於文窮日夜無倦及老而愛書愈甚得古人格言善行譸譸為子孫言一言不及於貨財也不肖在館職欲封事公取見草藁曰　經幄章奏當本之君德不然論事雖善皆空言也命改之不肖嘗從人飲醉歸公怒曰汝幸得備位邇臣不思正身肅恭以事　上乃飲酒荒

思自隳職業那責之良久乃已其語子孫多類此閒
又逆言人吉凶事成敗鮮不中仕宦四十年進不與
小人比退必爲君子先不急小官不苟細行觀其出
處而可以知其世也配青松沈氏處士漢章女弘文
館副提學攸之孫孝慈謙順咸有女則觀察公甚賢
之使諸女師焉先公四十一年卒壽三十有三 贈
貞夫人舉二男一女男長有常擢文科有盛名早卒
贈弘文館副修撰次不肖有容女嫁士人李德弘後
夫人亦沈氏舉一男三女男有定女嫁縣監金純澤
士人申景翰李奎亮有常娶䕫判李雨臣女生一男

二女男公弼縣監女嫁士人李演校理元仁孫有容
娶判書俞命弘女生一男公輔進士繼娶崔氏士人
禧女有定娶參判徐命九女生一男公佐繼娶正言
李聖海女生一女公弼娶參判吳瑗女生一男二女
男一耈公輔娶牧使安宗海女生一女一男男麟耈
外出男女揔若干人公少治博士家文一時先進咸
推其典裁數儒學才堪館閣者必首言公然屢發解
卒不利識者惜之平生不喜以詞藝自名然其發於
言志者理趣真淡往往遇興肆筆淋漓渾浩愈出而
愈不窮所著有寄翁稿若干卷所編輯成書者有許

青要語十卷可警編八卷東律家選四卷　國朝故實三卷又節纂退陶書講學論理者為三卷藏于家

縣公之德專於內修而不外衒人鮮克知其詳者不肖又荒墜家學不克光揚義訓大懼言行遂泯罔以飭稚昧於久遠敢撰次其素所覩記為一通徼惠于君子請所以銘其墓者惟執事毋以其子之不肖而廢其先人之德懿寵以一言之重不勝泣血懇禱之至不肖孤宥容謹狀

贈司憲府持平逸軒俞公行狀

本貫慶尚道慶州杞溪縣

曾祖希曾麻田郡守　贈兵曹叅判
祖晳繕工監假監役官　贈吏曹判書
考命弼禮曹判書　贈謚章憲公妣李氏貞夫人
承政院左承旨綸女
公諱爰基字守甫自號逸軒俞氏之先有曰義臣以
新羅臣義不事王氏麗祖怒降爲杞溪戶長子孫遂
爲杞溪人後世多以名節聞主簿汝諧僉知起昌景
安公汝霖肅敏公絳其尤著者也自肅敏五傳至判
書公公第三子也以辛未二月十七日生于判書公
处青任所生有至性甫及亂已能愉色和聲以事父

母與群隊遊有讓而無爭以是見愛於鄉黨年十三
判書公出尹義州法不得將眷公不忍遠離泣請自
隨侍寢課書外叅華日交於前未嘗一轉眄焉一日
上書判書公請休官歸隱語甚婉至有遠識判書公
大奇之始决歸志盖任城竹溪之上有所謂俞公庄
者自玆始焉十六聘于農巖金先生之門先生愛其
有志操與之語者皆為學之要公服事如子弟久而
不敢懈盖公素懷高尚有獨往之志及聞先生之風
勵志益清苦常自言曰吾不能以倘来富貴易職分
內事年踰二十便不就公車判書公嘉其志任其所

好故公多居竹溪自力於耕稼判書公不安於朝輒以一馬歸稅安之如素嘗稱吾在朝輕於進退三哥農圃之助為多又與里社老少依藍田呂氏故事結為鄉約學子有以問業來者諄諄啓告講論真的使人易曉而易守人有一善樂為之慫恿有不是輒莊默以示意自然有不可犯之色故賢者信之不肖者敬以畏焉判書公屢莅藩府公輒隨焉深居一室外人罕見其面時時書聲經户若出金石又嘗從判書公入燕往反經年同行象譯無一言以私接歸裝惟古書畫數束而已蓋公之百善皆根於孝弟修慎而

其為孝固窮安命以盡子之職而已故公在家父母
未嘗不樂也公在鄉子弟知所勸焉其侍父母疾也
晝夜不離床第寢則候其息飯則數其匙衣襁必中
其寒温羹湯必適其調絜先意而順之敏疾如童兒
父母少有不適意公則免冠引罪待其顏色和而後
已壬寅李夫人疾大革判書公素知公有決志戒家
人收藏刃器公剏搜得一刃斷一指取血以進夫人
氣少甦又斷一指垂血而飲之疾遂愈鄉人為之語
曰至誠動神於俞孝子信之是時判書公以直道忤
兇黨兇黨遂誣公弟通德君殺人拘之海獄事將不

測公奔走海邑隨機應變獄終不可成則又移查于京獄事竟得白當是時微公李氏幾不脫未幾李氏竟淹疾以卒會逆寇陷淸州報至人皆荷擔而立公不爲動獨辨終事不遽不紆猶猶中體無毫髮憾入則寬慰太夫人下以撫字孤寡應接家務內疚成疾沉淹日月而不自恤焉己酉丁判書公憂三月啜粥不近塩豉甫完襄而疾遂劇李夫人泣勸還鄉療治起居已須人而吊客至必具縗杖設位而哭朔望必盡哀於正寢往往隕窒竟以是年十二月初四日不克喪臨歿顧仲氏承旨公曰必葬我先人之兆使魂

魄相依於地下又曰死命也不復見吾母目不瞑矣仰而呼天者再以庚戌某甲葬于木川鳴巖坐辛之原從遺志也旣而一鄉人士李橿等百餘人列公孝行申狀于監司監司聞于朝　命贈司憲府持平後以子彥民秩視二品加　贈吏曹參判公形若槁木心如止水燕居愛着古巾服終日不妄言笑然往往論是非得失辭不費而理得見義爲之甚勇如水之臨壑沛然不可回也蓋考其居家行誼雖不以問學自名必求是處而安焉其於孝友天植也因乎本性推之百行孳孳焉不知年數之不足禮稱孝子之道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若公者無愧於是矣為文詞若不屑也然有朋友山水則為之抒寫情境辭趣真澹累十篇不窮後有善言詩者可以知其人焉公有三男三女男長彥人嗣伯父庶尹公仲彥民今吏曹參議季彥孫為季氏後女適縣監朴師錫士人崔宗鎮奉事鄭壎彥民子漢雲過房為彥人子取族子漢雯為嗣彥孫一子漢雨公卒四十年參議君謀顯刻于墓謂其先友中知公深者惟不佞在見屬以狀德之文不佞自結髮得公而友之廑十有七年而亡之至今老白首閱人滋多

葢思公之賢而思之甚往往發之詠歌以寓其悲雖其文思耄荒未足以揄揚潛德顧辭之則不可爲之撰次遺事以詒世之立言者

霅溪集卷之二十五

霅溪集卷之二十六目錄

諡狀

遺事

雷淵集卷之二十六

諡狀

吏曹判書晦谷南公諡狀

本貫慶尚道宜寧縣

高祖孝義漢城府判尹

曾祖慶春通禮院左通禮 贈承政院都承旨

祖益夏不仕 贈戶曹判書世稱東郊處士

考復始茂朱縣監 贈議政府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金氏議政府左議政慶林府院君忠翼公命元女

公諱銑字澤之其先唐鳳陽府人始祖敏玄宗時按廉南國漂海東來始受姓于英陽號曰英毅公累世而至樞密直副使君甫奠于宜寧子孫遂為宜寧人在 國朝忠景公在佐 太祖策功第一位上相忠景孫直提學簡直學曾孫漢城尹孝義以清名駿德有聲 世宗中宗時論者謂公立朝大節甚肖二祖云公幼失母養於外祖慶林公慶林公常撫之曰兒好風骨異日必作好宰相及長擧進士游太學言論伏諸生先海君還 太后西宮孽臣交章請遂廢之而太學之士往往和附之公獨持正不撓滑削籍去

及 仁祖即位公入掌議太學首論諸和附者聲罪而討之矣餘悉情罷相平不舒不刻士論稱允時朝廷命錄啓朝守正士皆補官公得除 泰陵參奉敘典牲署奉事李适反亂 駕入公州賊平陞敦寧府主簿由掌隸院司評遷戶曹佐郎尋出為黃州判官踰年罷 仁祖五年從 駕避虜難于江都拜司僕寺判官轉戶曹佐郎出監高山縣方伯以善治聞上賜表裏以寵之且諭曰爾綜核為理吏畏民懷予甚嘉之如是者再七年擢文科別試未旬日即拜司憲府持平尋遞 上素善其治邑 命以公還畀高

山民大歡之明年諫官缺　上乃敎曰諫官缺其極
選郡縣吏善牧民者補之於是公入爲司諫院正言
時後宮趙氏初入宮嬖幸公與司諫趙廷虎露章以
諫忤　旨黜補安岳郡守兩司爭之踰月皆不報天
將劉興治開督府椵島兵士不戢州郡騷然公素善
華語至郡與督府相問對立約條如一卒出民閭輒
綁來決大棍驅出境外督府甚恚之然旣與約不敢
言乃相戒曰愼勿踐南老爺境南老爺不可犯旁邑
民遇掠詭稱南老爺境民輒揮手去至數百里鷄犬
不驚居四載郡大治　上諭之曰爾律身簡斷獄明

吏民畏愛一境安堵予用嘉之仍　賜表裏居無何超遷為海州牧使郡人上書願納米千斛借公一年朝廷以循良之治不可專於一邑不聽郡民多少遮馬首而號數日不絕海土饒多豪族公一繩之以法勸民于田畝使不得游食於是民樂於農桑㤼於鬪訟州以大治御史以聞　上嘉之翌年觀察使缺命公代之遂進通政大夫始公去安岳督府將士復出剽刼至是聞公來相戒告如初列邑賴以晏然時有妖巫言金將軍乘白馬從西來迎之則福後者災於是士女爭持金帛迎之所在成群守令不能禁公

閭奮髯曰是降將應瑞耶僞令生来吾當縛而斬于軍況可迎之乎杖其巫斃之事遂以息秩滿 命仍之久之始召拜户曹參議十四年 上避虜寇入南漢而公以留都副將兼賛畫使及虜主以 世子北還朝議謂關西凋弊且策應煩重非嚴重臣不可特拔公為平安道觀察使虜兵所至搶掠州縣皆空公内撫摩瘡痍外調粢北師咸得其機宜畜聚貨幣米菽十餘車餉 世子于道贖還係累者又數千口追送 世子于九連城下悲憤不自勝乃作鴨江落日之曲歌聲悽惋慷慨聞者為之泣下未幾有飛語謂

公縱酒廢事不悅者仍以劾公罷之奪嘉善資居二年始叙拜穩城府使踰年自穩城陞南道兵馬節度使穩塞地窮絶公以重望出其還又塞地時論稱屈而公怡然無幾微色三甲山堡皆幽阻荒遠雖武夫壯勇者鮮能至公皆身涉其境戍卒寒者衣之病者與之藥皆感泣願爲公死諸將閔公老有諫之者輒曰此人去王化遠不素交以恩信緩急何以得其力也入拜禮曹叅議遷承政院同副承旨歷刑兵曹出觀察湖南郡縣素聞公威名多望風解印去時趙氏田庄徧湖南民之逃賦役者畢往萃之公即按簿一

蒐置之無一人敢匿者用是被　嚴旨而不爲温尋以承旨名又譴罷會關東大饑以公爲觀察使賑之歲滿入爲兵曹參議奉　命使燕還以幹事勞進嘉善大夫拜左承旨移司諫院大司諫湖西多盜又出公爲觀察使以鎮撫之公務以威信解散群盜居數月桴鼓不鳴民用大安秩滿復以大司諫入遞拜同知中樞府事還禮曹參判都承旨歷刑曹又移禮曹出爲京畿觀察使秩滿入拜戶曹參判　孝宗初即位轉司憲府大司憲出入弊冠羸馬爲京師先行法必自豪勢雖公卿貴人爲寄托百方若無聽也於是

民皆畏法肇轂以肅因言事觸　上怒削職數月敘
復大司憲出觀察嶺南未幾坐事罷叙拜掌隷院判
決事　孝宗察其能辨職　命吏部勿許遷官久之
擢授刑曹判書進資憲大夫時公年七十有一矣遂
入耆社兼知　經筵春秋館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
都摠管提擧大同廳備邊司機務鞅掌公性勤耐劇
不能留事每坐府治文書手閱而口讀之剖決如流
至暮必燃燭視其案無留牘乃起朝會之日冠帶危
坐聞鐘聲即行同列莫有先者由司寇遷禮曹判書
議政府右叅贊由大司憲還拜四宰尋除吏曹判書

為不悅者所劾力辭免又拜司寇三宰兼 世子右賓客以史局堂上職 仁祖實錄于江都才復 命遇疾卒 孝宗五年也壽七十有三訃聞 上震悼不視朝二日臨遂謂近臣曰南銑日在予左右數日不見而卒予用盡傷近臣有視公歛者白 上曰銑位上卿按節八路而生無家死無棺賵禭之儉窮士不如也 上惻然動容 命禮臣賜祭度支致特賻臣事之貧不舉者有司贍之配貞夫人都氏郡守元亮之女無子有二女長適郡守鄭榮漢次適教官朴乃文側室有四子得華得八得星得漢始公以國制

嫡妾皆無子乃得立後故不立後今尸公祀者得举
孫也公性孝弟贊成公嘗患脚痺公出入必負之家
貧脫粟不厭贊成公食必有甘瀡兄弟妻子常怡怡
如也公剛毅善斷見義當爲行之甚勇雖賁育不能
奪也恒言大丈夫者貧富貴賤不易其心者也故自
布衣至爲宰相而視其家無變於舊也布衣時常賃
屋以居衣不過綿布及貴不買舍不衣帛以終其身
人或疑其矯情亦不辨也其帥南閫常穿一皮袴甚
鞹緆裨改製以進公怒曰北民以此而困烏可踵其
弊乎卒却之暑月侍妾用北布製襦以獻久乃覺之

脫而掛諸官架曰吾終不以一物負此心既去吏民取以傳者有流涕者遂櫝而藏之公舍至今指而言曰此南相公衣也為政簡嚴所至先去其害民者民樂其不擾去輒思之久而不忘也性喜酒而任事在外未嘗持盃對吏民方重如山人莫能窺其際發蹄出令府中奔走股栗諸將以下給事左右終不能仰視也然其燕居有賓客必置酒歡飲氣仁而語温藹然可親也至罷官歸田日與耕叟釣徒歌呼相狎油油然相忘也君子以是知公之和夷莊厲各隨其時不偏於一德也余曾祖文憲公於公為從孫嘗言公

晩好讀書尤喜宋朝諸賢之為人觀其平生言行蓋亦庶幾云妄竊以此論公資兼文武才器宏偉似陳文惠敦厚明達曉暢時務似薛簡肅分憂方面寬嚴相濟似張忠定簡重有威關節不到似包孝肅廉公貞白不邇聲色似趙清獻推誠自信憂國如家不擇險夷終始一節雖方之韓忠獻殆無愧矣公法當得謚後承孱弱不克表章先烈歿且百年一惠未節搢紳君子咸曰生而賴其賢死而沒其名此豈國家勸忠之意乎亦豈非公卿大夫之耻乎將請于朝謀所以易其名者屬有容撰次其事謹狀

王孫河原君諡狀

公諱鋥字伯剛　中宗恭僖王之孫　宣祖昭敬王之母兄也考諱岹初封德興君　宣廟纘大位追崇為大院君妣河東鄭氏判中樞府事世虎女也公以嘉靖乙巳生戊午例授河原正己未丁內憂制終進封河原君階承憲隆慶丁卯德興君卒而是年夏宣廟入自藩邸越四年而大院君廟立進公階嘉德以承祀事　萬曆丁丑　上躬享大院君廟超公資顯祿大夫　文昭延恩殿宗簿寺司饔院都提調丁酉秋以廚院奉　懿仁后避蠻寇于遂安郡悲念國步

艱危忽忽欲無生縱酒一夕無疾卒是年十月三日也　后命中使具歛殯如禮訃聞行在　上震悼輟市朝二日官庀襄葬哀榮克備以十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楊州水落山先塋之次得年五十有三公自在穉少器度出輩流及襲高封尸宗事富貴尊榮在諸宗莫二顧平居恂恂無一營于心者列屋歌鐘日飲無何寬樂以自靖雖值世亂不獲終于正寢鞠躬王事亦其素畜然也郡夫人洪氏領議政暹之女先公卒同塋異封凡舉三男長唐恩君引齡次益城君享齡寧堤君錫齡一女適奇自獻後夫人李氏宣傳官

義老女不育唐恩娶判書朴啓賢女生潡凝川副正
淅溪城副正潔溪山副正本支相承彌遠彌昌不可
勝書公歿幾二百年而易名之典未舉　聖上戊寅
特命諸宗英無謚者并　賜謚而公之七世孫同知
敦寧亨宗謂不佞職太史猥以狀文見屬謹撮五峯
李文僖公所撰碑記而叙次如右用告于太常氏
禮曹判書竹泉金公謚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牧
高祖長生刑曹參判　贈領議政謚文元公世稱
沙溪先生

曽祖槃吏曹參判　贈領議政

祖益兼成均生員　贈領議政謚文正公

考萬基保社功臣領敦寧府事光城府院君　贈

領議政謚文忠公妣韓氏西原府夫人郡守有

良女

公諱鎮圭字達甫嘗謫巨濟所止有脩竹清泉公樂

之自號曰竹泉居士新羅之季王子興光知國將亡

遯于光山子孫仍籍焉在高麗八世爲平章後人名

其居曰平章洞　明宣之際有諱繼輝官大司憲以

材學爲國名臣是生文元公盖文元公以一世儒宗

配食夫子生員公匹士殉國廟饗江都而文忠公文
武全材勳在　王室當世山斗之望咸屬金氏而公
文忠公仲子也自幼擩染家訓所耳目惟忠與孝無
外事故謹潔貞介嶷嶷有不可奪者壬戌魁進士并
中生員丙寅擢庭試第一名例補國子典籍由禮曹
郎遷司憲府持平初宋文正公以議禮為獰黨所毒
螫而門人尹拯懼及禍遂背師嚮合於獰黨士類惴
惴自危至是首劾拯黨之鴟張者士類之首鼠者大
觸時機於是半國之人始疾目於公矣已已還入弘
文館文忠公憂未吉矣獰黨復用事　仁顯后遜位

宋文正公賜死保社勳罷公與叔父西浦公兄判書公皆安置海島而賊臣閔黯交通張嬪兄希載日夜謀危 仁顯后又起一獄以連公從子春澤 上覺其計欲魚肉舊臣怒逐黯及諸按獄者盡釋其囚悉還前竄黜臣而公以持平名及還朝 后已復位黯伏誅上疏陳罷勳時群兇搆誣先公狀 上慰諭之未幾復保社勳自是屢遷修撰校理吏部郎春坊諸學兼官校書館校理而常帶知製 教吏郎則以戚里不宜與銓選力辭由政府舍人轉副應教歲旱大臣南九萬申翼相等議疏釋已已被罪人公爭之

嚴旨罷踰年叙拜司僕寺正俄出補淮陽府使居三年始以館職　召前縣監申奎上疏請追復　魯山君及　中宗廢后愼氏位號下廷臣議公議　魯山君出遜後事群臣所強執非　光廟本旨今可取例於　皇朝之復　景帝至追祔　永寧殿禮無可據愼氏之廢國人至今冤之然邵伯温論元祐后之復位必曰毋之命姑之命今無　貞顯王后遺命何所承受而可議追復乎事理時勢與金凈朴祥請復時不同臣未敢謂可也　上遂命　魯山君復位　愼氏議別加尊奉判府事崔錫鼎請建祠官祭公又言

無位號不當祠　上不從公引疾免尋以　端宗復位都監都廳進資通政大夫拜同副承旨轉右副鄉儒托為尹拯伸誣誣宋文正而深詆公前疏公疏辨之於是玉堂趙大壽正言李肇等群起咻之輒謂之戚里驕橫譸張言議公屢疏請罷　上優容之尋拜兵曹參知轉戶曹參議復為承旨趙庶人女為自點子世龍妻者死逆杭主其喪請用翁主爵號公爭以為不可因論杭僭妄　上責以陵侮公族遂辭遞久之拜大司諫　仁顯后夢既葬用篆文書寫勞進嘉善階拜工曹參判移成均館大司成教養有道多士

以興轉副提學 上方講春秋公每進讀已力陳內修外攘之義辭氣忼慨 上未嘗不改容嘉納時兩司論南九萬柳尚運緩獄護賊之罪而正言尹志和疏捄兩相且曰 上教曾謂九萬等事非出本心臣在史局已書諸史冊公以為史體嚴重而乃敢游辭藉口和附大臣劉罷之廷議快之遷吏曹參判兼同知春秋館事公以不仕於郎官不當據亞席累辭遞又兼同知 經筵義禁府事藝文館提學自此四五年間周流諸曹京兆殆遍於銓地則固辭如前閔公鎮厚請伸故相臣金宗瑞皇甫仁寃公以宗瑞等死

光廟策功難之　世子從　上拜陵　世子母張氏
墓在道傍宮官疑有禮節公以禮嚴壓尊止之　上
以久旱禱雨　太廟公奉　教撰進祭文先陳　聖
德闕遺仍及朝廷施措之失宜者引以自責言甚激
切　上雖用其文當路者不能平且自南柳滘罷黨
人之伺釁欲傾公者無一日忘會　上謁聖試士而
公爲考官既唱第臺臣尹星駿呂必重權詹等指榜
中二人謂公行私相繼論劾　上怒並出補外邑然
論者嘵嘵不已　上之二十九年癸未禮官請依
中宗宣祖故事稱慶　上不許公謂今不先事極言

後難捄正乃言于講筵曰諸臣必將又請稱慶臣以
為不但今年不可許雖明年亦未可許也我國治平
世宗朝為盛享國亦過三十年未聞稱慶豈非今日
所可法乎漢光武時群臣請封禪帝曰在位三十年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仍禁郡國上壽今
殿下之不許廷臣可以匹美光武臣等理當將順
上曰副學之言與予意合明年右相李公濡請上
尊號并請進宴不許春坊亦勸　世子三上疏請之
左相李公畬謂以歷年之久上號非故有只請陳賀
公上疏曰以在位多年上號無例陳賀則有之然此

亦 聖上所嘗辭戢臣所嘗論也臣何敢變易前見雷同群議上頁 聖明自欺初心乎翌日左右相請對固請陳賀進宴 上始許陳賀禮判尹世紀力請并許進宴 上又從之公又上疏曰天怒民困艱虞未紓此時此舉可乎否乎臣固知 東宮孝思有以感動 聖衷然周公頌殷周歷年之久歸美於無逸孟子善曾子之養親而稱其能養志 春宮亦以殿下謙挹之心為心豈非孝之大乎仍請勿許內宴勿用女樂 世子乃上疏曰金鎮圭何人強執已見欲沮應行之大禮公待 命金吾 上曰鎮圭特意

見不同耳其勿待罪事亦寢是年三月　上設壇禁
中祀　皇明二帝公以禮官董其事請稍廣其制設
陛九級祭用八佾軒懸置官司守壇　上皆從之大
臣言恐煩聽聞儀文當從省公曰事旣義起不當參
以利害天道不以陰盛而不生其陽君子不以勢窮
而不立其志匪風下泉之居變風之終者即此義也
義理晦塞忍爲如此之議臣竊痛之壇成名以大報
上親祀之公撰進祭文乙酉　上違豫遽命內禪大
臣率百僚伏閤爭之不得儒生軍民日夜守闕爭之
又不得正卿以上將入對公慨然曰凡在朝廷大議

何間正卿亞卿仍請同入奏曰　國家事無大小當求弗咈群情烏可獨任　聖志乎　殿下雖引　祖宗故事而其時與今不同　世宗以後無此事　中宗欲行而旋寢今何可遠法國初乎且此事在　國家係父子之倫在群下關君臣之義　殿下之傳之東宮之受之俱非其時臣決不敢奉　命也禮大夫士七十而傳蓋言未七十不得傳也大夫士尚然況大寶之位乎言未已　上厲聲曰鎮圭詭僻指水為火指火為水　定宗以後皆未七十而傳位鎮圭所知是皆有傷倫義乎由我而辱及　祖宗寧不痛心

公惶恐退而待罪諸臣繼而力爭竟收還 成命閒
者踵之未幾有申浯者受人嗾上疏曰 世子欲上
壽以伸至情則敢異議而力沮之 聖上欲行 祖
宗故事則敢以倫義等語廷辱 殿下是無 世子
也無 殿下也 上斥浯諭公勿待罪丙戌 上將
祀 皇壇不豫領相崔錫鼎當攝事儒生宋婺源等
疏言錫鼎嘗儐虜使受嫚書辱國且鳴吉之孫不可
與 皇壇事 上怒配婺源修撰趙泰一乃上疏曰
金某狠戾好勝猜忮喜事朝議不如意者連章屢牘
力戰不已春澤人類所不容舉世所共棄一家之內

凶德萃會凡可以傷人害物好亂樂敗者無不協心力圖今婺源疏下姓金名澤皆其子姪假借大議潛售傾奪宜投之四裔毋俾交涉朝議　上批嘉獎仍命公中道付處春澤遠配未幾而林溥疏起又未幾而李潛疏出傳會死囚之亂言聲罪公論進宴事其指意之凶毒憯於趙疏必欲魚肉公家以及於一邊諸臣而幸賴　聖明在上洞燭其肝肺卒皆斃之杖下而當時之人猶恨其頑凶忍杖終不得明正邦刑也戊子　特命放歸田里會府失人疾篤因侍臣言又　命入城省視左相金公昌集奏金某言議固滯

主張太過而淸簡過入且文學優長掌試至公不可
以所短而廢其所長　上曰予非永棄欲稍裁抑之
爾尋還職牒敘用除大司成司饔院提調始疏暴泰
一渟潛等之誣曰此曹之甘心於臣者以先臣常奉
贊天討仇視臣家而臣亦不能俯仰隨時凡所觸忤
不止於鐫積餘孽則猜怒交加表裏擠軋固其勢也
俄拜兩館大提學公以死難家子孫不忍㳟涉事屢
文書力辭不許則伏金吾待　命特許迴避赴燕文
書公遂膺　命兼宗簿寺提調同知　經筵事備局
有司堂上先是申相琓議南漢江都地利不乏恃請

於蕩春臺築子城聯屬都城以備臨亂入保　上問
便否公曰無故築城恐民心驚動且江都南漢經營
已久猶謂不可恃雖築此城安知日後又無不足恃
之議乎畿甸彈丸之地并設三處保障臣恐寇未至
而國力先瘐也其後李相濡又議築城北漢公申前
議以難之承　命往審城北歸奏地勢險窄難容兵
馬且艱運餉　上竟從李相議北漢城旣築又議幷
築蕩春子城公固守初說因入對奏曰以都城大而
難守旣城北漢矣今又城蕩春與都城北漢相連則
其延袤濶大不翅累倍矣臣決知其不可於是公所

論類不合時議頗見憎忤矣渭原民越界殺人虜使
壓境行查已欲由我地轉往白頭山定疆界欲覈使
不能爭廟堂令本道整頓供億公奏彼由我地無文
咨今何可徒憑口語恣其越界穿疆守宜急遣使赴
灣勞以牛酒備言事理以身遏其陵暴無致辱及
國家朝廷不能用渭原民之父訴于虜使曰諸子皆
論死乞貸一子留養虜移咨我國使許之公以為罪
人決死自我國而今從彼咨生之是我失刑而彼樹
恩恥不可言不從我使入倭京傳國書倭回書犯我
朝 御諱書式異前使爭之倭謂貴國書亦犯我國

諱書式貴國亦從我而已還給國書令改之使不復
爭還至馬島狀聞廟堂請從其言令公改國書公上
疏曰交隣重禮際彼勒還已受之書輕我甚矣使臣
既不能曉以禮義感動殊俗廟堂惟生釁之懼曲從
非義悖禮之請臣不敢奉　敎也又不從壬辰　上
臨講儒生有學生冒他儒名赴講公援之大司成崔
昌大私其生語侵公公乃乞解知館事再違　召罷
尋叙拜戶書參判仍莞備局秋進秩資憲拜刑曹判
書會李墪掌試行私事覺　上下有司嚴覈公首問
墪傔人端緒乖見墪黨群起攻之公卒力辭遞然墪

竟抵罪俄兼弘文館提學引李文忠公端夏已經文衡辭提學故事辭之拜禮書判書兼繕工監提調時清差来白頭山定界公仍陳南北事曰清人與我姑息方便廷議遂謂無可虞然近聞彼中事多悖常父子如此當有變故彼有變以我之逼而獨保其無虞乎倭人之退却國書意實慢我今聞關白死子幼強臣攝政諸州不帖伏彼若擾亂我獨無可憂乎謂宜修政教節財用保民養兵爲自強之術 上嘉納焉

癸巳廷臣又議在位三十九年當稱慶公時判禮曹大臣督令啓請而公持之至被問備已而大臣與卿

宰力請蒙　先公自引不赴賀班遂上疏曰今之三十九年與癸未之二十九年等耳愚迷之見前後無異兵判趙公泰采首發上號之議而公卿合辭庭請公竟不赴會及後得請　玉冊樂章賀箋等文并屬於公公以爲大禮已定義不敢辭皆膺　命進正憲移左叅賛前持平俞彦明之父正基告其後妻泰英悖行請離之法府以爲泰英非失行離之非法未幾正基死彦明稱父命不毋泰英臺臣金有慶請許其離大臣李公畬亦以爲然公駁之曰律毆夫聽離今泰英罵夫非毆也正基惑於妖妾不能刑家是亦正

基有衆且已身死離異之法施於何地離人夫婦尚不可輕況離人母子乎朝廷卒從公議副提學鄭公澔請以先正臣宋時烈追享 孝宗廟庭 上問公對曰非獨澔言之國人之言也然自古配食廟庭必死於其君之世者如南誾李濟雖追享皆死 太祖時黃喜卒於 世宗升遐後而在祔廟前其得配食不越乎禮也辛酉大臣持疑於李時白宋浚吉之配食者亦以 宗廟之禮不可輕議於恒規之外也 上從之罪死者柳赫然子李元禎孫訟其父祖冤而判府事尹趾完奏宜復官從之公曰凡干犯惡逆勿

論輕重　祖宗以來鮮有復官者且衮貞衆非大逆獨以奸邪亂國至今在衆籍夫豈以赫禎衆犯而可許追復乎且庚申之獄不輸情徑斃者非止此兩人今獨許兩人不但伸寃反似褒奬此公議所以不平也事遂寢先是朴世堂撰李相景奭碑文而毁宋文正公比之少正卯太學諸生辨其誣李相孫厦成又上對章醜詆先正士論駭憤求公草疏公為著累千言痛陳世堂厦成等誣賢狀至是厦成侄真望居臺職謂伸其祖誣詬辱公而李整孫菁亨亦擊鼓鳴祖寃公上疏辨之　上以身居戚里汲汲為言議責公

公遂移病乞免 上曰日者誨責欲卿察病加藥耳卿掌試公當官盡職予所嘉尚時公已屬病彌留上數遣太醫錫藥對侍臣輒詢安否廟堂憫公不安於朝薦授江華留守以事同外補不敢辭至則遍巡海溢訪察形便利害圖上方畧又言五弊請要害諸鎮堡及島嶼大者俱置船卒移統禦使屬本府摠水陸之兵罷軍校老弱收米之規勿以軍儲輒許移轉各邑數遣御史點閱兵械之朽鈍者又請收錄丁丑死亂臣及他節孝人子孫以激勸民俗 上優批襃奬而廟堂亦不復採行焉踰年觧歸拜藝文提學知

經筵內資寺提調丙申疾愈篤而整黨反科獄欲驅按事諸臣以誣人之律意專在公公謂子侄曰吾不死於縛潛之手幸耳賴 君之靈獲終于寢吾死當以此寬譬老母也疎齋李忠文公自郊外遣人問疾曰公亦有所欲言乎公曰自今國事當日入艱也頤公自重毋孤九泉之望疾既革呼長子書遺疏請上益幹慎疾之方以保嗇 聖躬永惟貽燕之謨以鞏固邦基無忘內外修攘之道使大義不泯深戒陰陽消長之幾使壬人遠跡以至 懋聖學誠小民任賢容諫亦皆推類加意 少察微臣將死之忠翌日終于正寢是歲六月初三日也壽五十有九 上聞公病急亟遣醫往視不及及遺疏上益悲悼曰其言

存其人亡别致賻物棺材　内殿東宮各有賻賜大
夫士相吊于家至吏胥街市之人皆相語咨嗟雖素
相仇視者亦曰朝廷無人以八月某甲葬廣州逺達
之原貞夫人李氏祔夫人牧使敏章女領議政敬輿
之孫舉一男星澤進士四女適敦寧都正李衡鎮縣
監李湝僉知中樞李道普士人李思贊後夫人鄭氏
學生昭河女松江先生後孫也生一男陽澤今大司
成星澤無子取陽澤子魯材為後公稟姿剛方而濟
之以温雅識慮精深而裁之以義理事無大小惟善
是求求而旣得則一意勇前如江河之必東句萌之

必折觀其責難陳善守義扶正臨禍福而不變犯衆怒而無悔惓惓有古遺直之風焉屢當 國家大議侃侃自持未嘗苟同於衆奏對之語必有經據憂護名義顧惜國體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嗚呼以公之至誠孤忠又遭遇 聖明而不幸為黨人所睢盱譏誣肆行幾陷大禍 聖主非不察其公忠而往往為群議所撓卒不能盡其用雖素知公者亦或以好名務勝疑之甚矣末俗之喜圓而惡方也是以在朝孤立多忤寡予論公者未嘗不指為戚畹然蹤跡畸危無異踈逖之士平居牢愁幽吟常有靈均遠遊之意焉

為文章有規度奏疏尤反復懇惻忠愛藹然有遺集數十卷及手抄名臣奏議唐宋儷文行于世嗚呼公之捐世今已四十餘年流風緒論尚有不泯於士林者而公之仲子侍郎君起自孤童克繼先業蔚然有堂構之望天之報施公者其在於斯歟侍郎君將請公易名之典而以其狀猥托於不佞不佞自稺少知慕公義有不敢辭者謹按踈齋李忠文公所撰行錄者而畧加檃括以告于太常

知中樞府事桂洲許公謚狀

公諱玧字允玉陽川之許在勝國仍世公輔入我

朝左議政文貞公諱琛及兄右議政忠貞公諱琮并
爲 成廟名臣文貞生左贊成諱瑢以風節稱於世
寔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昱 贈承旨祖諱綸 贈
叅判考諱禹同知中樞 贈吏曹判書妣貞夫人全
州柳氏縣監宜涵之女公生而聰穎及長藻思蠭涌
出遊場屋輒屈其曹偶華聞傾庠序壬子捷司馬丙
試癸亥魁文科例補成均館典籍轉兵曹佐郎自全
羅都事遷司憲府持平歷刑曹佐郎成均直講出爲
利川府使己巳爲兇黨所劾罷己而除通禮院通禮
禮賓寺正補豐基郡守尋擢重試陞通政爲安州牧

使還拜掌隷院判决事入銀臺久次至左承旨間除
兵刑曹叅議出尹慶州戊戌以右承旨賛 東宮嘉
禮陞嘉善資 肅廟入 耆社推恩廷臣公以年七十
五進嘉義還兵曹叅判及辛丑禍作抗疏請誅逆宦
尚儉賊臣弼夢雖宄徒側目而公弗之慴甲辰今
上嗣服群宄洶懼事機有叵測者而會 上將幸
先陵公上章請寢以虞未然疏未見省而及戊申之
變人始服公先事憂國之忠矣乙巳以禮曹叅判從
上 懿陵因大臣陳白特加資憲階拜知中樞府事
越四年己酉公年八十五五月四日卒葬于廣州細

村面大院甲坐之原夫人洪氏祔洪氏忠正公翼漢
之孫都事應元女也舉五男長曰澥奉事奉事男審
審男𡙇皆早歿今奉公祀者玄孫懿也公風儀粹朗
望之如神仙中人雖性慈和藹然有赤子之心早年
擢第益守冲謙其於升沉榮辱澹如也公務外杜門
却掃一湛潛於文史由是滋不諧時俗然居家持身
防範甚嚴屢典州郡囊橐如洗安慶兩州素號雄腴
及其解還羨餘米布至千百數而不為一毫封殖計
悉以補公用李文簡公宜顯常稱公律己非今世所
有其墓銘有曰最公操節可見州郡何愧四知視金

如冀人以爲實録也公素以文見推於當世名公間
然不喜交遊徵逐上下言議故人之媢嫉者亦衆仲
氏參奉公師事龙菴宋文正公深見期詡時輩龙以
此嗛公反以飛語螫之久格榮塗低回冗散李文忠
端夏閔忠文鎮厚諸公深知其枉爲之伸辨於筵
席向之齮齕者亦稍懈而公一意恬退不以毁譽得
喪嬰于心故卒不大展其用識者惜之公之言行可
以徵於世者盖不止此而特書其梗槩敢告太常請
所以易名者

判敦寧府事市隱金公謚狀

本貫黃海道延安府

高祖悌男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 贈領議政

謚懿愍公

曾祖珪 贈吏曹參判

祖弘錫郡守 贈吏曹判書

考澔 贈左贊成妣 贈貞敬夫人李氏縣監惇

女尹氏宣敎郎世翊女

公諱相奭字君弼金氏本新羅國姓上世有坐直諫謫致鹽城者子孫仍籍焉今之延安府也有諱璉漢仕高麗為四門博士以師道著諱濤入 皇朝中制

科大被 高皇帝寵奬還授客直提學至 國朝世
出名德領議政忠貞公諱詮甚顯 中宗時領敦寧
府事延興府院君諱悌男 宣廟仁穆王妃考也光
海將廢 毋后延興公與三子首及於禍 仁祖改
玉 贈領議政謚懿愍是爲公高祖曾祖諱珪少有
異才十五中司馬十八遘禍後累 贈至吏曺參判
祖諱弘錫郡守 贈吏曺判書考諱澔早棄公專家
居修行以公貴 贈左賛成元配延安李氏縣監惇
女繼室坡平尹氏宣敎郎世翊女俱 贈貞敬夫人
公以 肅宗庚午十月三日生漢師自幼端粹明悟

喜怒不遽其居贇成公憂也甫十歲守制如成人閔
屢月喪食入而事母油油然無違志親黨咸愛其孝
戊戌擢庭試乙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庚子遭母艱
服闋薦爲承政院注書違　名罷盖　景廟嗣服之
二年壬寅也　景宗疾久無嗣元輔金忠獻公與三
大臣稟　東朝策令　上爲世弟引　先朝故事仍
命代理庶政兇黨之失志怨國者指代理爲不軌陰
結宦婢起大獄殺四大臣以動　世弟於是公捲家
歸鄉里闔户謝人事有　名皆不起今　上初即位
以司諫院正言　名時四大臣旣皆復爵而元兇尚

秉國政公與憲府引前啓論領議政李光佐左議政柳鳳輝右議政趙泰億逆節昭著宜並 賜俞音以懲亂賊又劾尹恕教之營護逆婢李森之交通賊臣李明彦之兇言誣 上請拿鞫栫棘首尾二十啓並不納又詣臺陳五啓一尹就商附麗賊鏡禍國戕賢之謀皆其陰助而 國家失刑至今偃息輦下請遠竄極邊 上即允之二項年黃昱等誣毀 先王處分伸辨尹宣舉父子而章下廟堂其時回啓敢以丙申處分謂非 先王本意及臺論峻發請罷回啓諸臣則互相推諉終不指陳此不可任其掩護而勿論

請問其時回公備郎使之現告從之三沈檀以已
餘孽見抳清議者殆三十年及其得志投合賊鏡戕
害忠良如報私讎千人所指物情久激請削黜四一
鏡疏下六人旣與賊臣同心合辭濟其兇逆則初無
首從之可分而罰止竄配輿情莫洩請並拿鞫正法
五申致雲以亂逆之種席奸兇之勢濫通清顯汲汲
爲效力醜詆先正便同急書此誠世道斯文之大變
恠也請遠竄并　不允公詣臺自列　命勿辭及處
置請出則遂就職復申前啓繼陳自引之義徑歸鄉
里尋録弘文選旋拜司憲府持平知製　教時久旱

命盡繹鞫囚公言李森等負犯何如而未及究覈徑先勘處臣聞人君討罪順天理而已未聞以屈邦憲縱死囚爲弭災之方坐罷叙爲弘文館修撰遷拜兵曹正郎復還館職差 肅廟實錄撰集郎廳以本職違 名下理數日特放與兩司合辭請鳳輝丞正邦憲先億姑先島棘並請泰耉錫恒孥籍 不從又違 名下理是時府院諸臺發南九萬崔錫鼎尹趾完太廟出享之啓 嚴旨驟下公上劄極言其當出繼陳戚怒太暴之戒又因入對力論之被 嚴教引入自是違 名者八下金吾者六 景宗紺 廟時以

執事勞錫馬轉議政府檢詳兼西學教授丁未出爲濟州試才御史兼行巡撫事公受　命即行旣入大洋遇颶風舟垂覆公危坐蓬窓神色夷然若常日舟中人賴以得定旣至採訪窽政之尤者便宜釐正其變置之須申聞者條十事馳啓律身甚約至幕屬亦皆介介自飭惟恐累公濟人至今數王人之清嚴者必曰金御史云未復　命坐乙巳庭請罷而兇黨復進用奪四大臣爵時事一變矣徑還鄉庄益决長往之志戊申春始叙聞湖嶺賊將犯闕奔問至京亂已即還時朝議欲調停甲乙而并用之號曰蕩平以修

撰 名公從縣道上章曰臣等自初所爭執尊 君父而已嚴懲討而已此義有不伸枯死巖壑亦無怨悔且被譴諸臣所秉之義理同所主之言議同所坐之罪名同朝家用舍宜無差殊而或威命未還或榮銜自在是豈君子不同其進同其退之義乎且臣等之不可進今日廷臣亦旣知之故不惜淸官美爵外示蕩平之形卒乃曰我則欲協心共事毋如彼不從何也欲以激惱天心增益衆釁情態誠巧矣特 聖明未之察耳疏入 命還給下 嚴旨罷自是迭遷三司春坊督出愈急而竟不拜庚戌黜爲務安縣監

踰年還校理疏陳沿路灾荒湖南民瘼二三事趙公觀彬以都憲忤　旨竄濟州公救之仍達　名罷未幾叙入館職時蕩平之論益行復定策二大臣爵謚以羈縻一邊仍二大臣罷籍以慰安一邊館僚屢劄爭之固不從公乃上疏極論之仍言伏覩　備忘有心如鐵石之教臣竊惑焉人主一心為萬化本舉措果合於道理則固當堅持勿撓永為百代關石而或有些子未盡則雖一日十改不害為轉環之美今以一體扶　社之忠分而為二或伸或否處分苟且而一任　聖志之硬定牢拒共公之國論兩臣之抱冤

泉下且勿論其有累於　聖德果何如也不報下
傳旨屢百言曰予實不德欲去則去可也其令稗名
使決去就公又不進　上怒命吏曹付籤侍從案癸
丑用大臣言去籤公以為侍從付籤與儒生付黃等
有除輒自引丙辰　王世子冊禮成以館職入賀賀
畢旋歸坐下吏黜補木川縣監數月還校理銓地有
異己者又黜公為高山察訪物議譁然稱屈己未以
校理　召從縣道辭免　上曰不識君面將焉用此
臣哉又出高山冬移校理庚申陞　世子兼弼善尋
進資通政為義州府尹當是時二大臣亦復爵矣士

論始稍伸矣公遂黽勉拜　命府接燕界物貨所湊
公律己束下杜絶利路灣人爲之語曰尹玆土而不
識金銀者金侯一人而已使价之赴燕沿路需索素
煩而至灣境皆斂手以過踰年辭疾遞癸亥連除大
司諫兵曹叅知坐荏灣時微事免甲子出淮陽府使
淮田政甚疎方伯請覈量公以爲本府田賦重而民
不敝者以田量之寬也今若覈田而賦不減則民不
堪矣屢牒爭之事遂已府北一面素饒民賴爲業爲
宮房折占稱　內旨督入田簿公招其人曉諭以公
私利害又以文牒往復營門竟得寢淮民德之丙寅

遞拜掌隷院判決事轉兵曹叅議秋出守豐基郡已已遞拜兵曹自直中遷承旨公以為承旨兼　經筵官自引之義不可貳視於館職徑出不膺　命命罷職辛未二月叙拜刑曹叅議轉大司諫以在外遞癸酉為原州牧使引疾不赴秋叅議禮曹甲戌　特命進秩嘉善　教曰奬用恬雅王政之大者君與臣齟齬始疑其為黨與人沉滯非黨也乃恬雅也除漢城府左尹公上疏辭曰臣以懶拙而攘恬雅之名病蟄而竊沉滯之目至於睹　天褒而占崇資豈不為識者笑乎嘗因入侍又有三十年始聞卿聲音貴矣之

教冬以兵曹叅判充謝恩副使燕中例贈銀幣散之
邸隷歸槖蕭然如去時冬拜五衛副摠管丙子爲伊
川府使不赴丁丑除司憲府大司憲力辭免拜都承
旨薦遣　貞聖　仁元國恤就職踰月擢授漢城府
判尹　教曰光武封褒德侯前史善之金某恬雅之
操可鎮浮囂此時用人宜先此人又於入對　教曰
卿任京兆請謁當不行矣時當　國奠京兆按戶調
輦士戶多漏　上甚憂之公勾刷有緒事集而民不
擾　上亟稱其精核俄兼都摠管出江華府留守爲
治寬簡營門無急步疾呼未嘗入京歷廟堂爲干託

語 上聞甚嘉之己卯以年七十入耆社秩滿入爲
都憲遞拜知中樞府事提舉內贍寺惠民署尋遷議
政府右叅贊於是公老矣僦居龍湖時時吟眺江山
歎曰聊以寓吾鄉思耳自是益謝事惟以時奉朝請
而已癸未以 聖筆七十推恩諸耆老加正憲冬以
子熤侍從例陞崇政判敦寧府事提舉典醫監乙酉
以 先朝侍臣進崇祿秋疾亟却藥謂子弟曰吾於
世無餘念矣但未化之前不得一叅 先廟一覲
天顏此大恨也竟以八月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六訃
聞 上震悼時當試射 命去金鼓盖用周禮弛懸

之義也吊賻如例 親製文賜祭以十月十三日權
窆于高陽大慈洞坐甲之原貞敬夫人豐川任氏祔
夫人刑曹佐郎敬之女壼則咸備配德無違先公一
年卒舉二男一女男長熼次熤校理女適縣監尹心
協熼一男載玉早歿二女適李夑中尹塤烈熤三男
載璜載璉一幼三女長適韓用中餘幼尹心協二男
頤厚羲厚三女長適權壽應次適趙厚鎮李未笄公
為人内貞固而外恬和容儀修整氣候分明仁孝之
性根於天植常以幼孤不逮養為歿身痛語至輒涕
出食有重味輒對案悲欷家人亦不忍進族黨無疎

戚各盡其歡愛閔外氏窮乏墓儀多缺樹石置田皆其所拮据也立朝言議本於誠直未嘗飾情而干名聖上初際正笏三司以明義理正倫綱為己任有事輒言有言必盡不為威沮不為利奪尤斷於進退之幾當去便去未嘗一日遲徊常以士大夫蘭艾數化名節無完慨然憂歎通籍五十年供仕之日不過一二年計然愛　君憂國無間於在朝在野平居簾閤清坐其遇可人氣温而詞澹以心會之而已其所不適雖貴游達官不少假以色笑視世之上下徵逐占時勢巧趁避者望望然有割席之意居官一於清靜

不修聲譽苙下多怨謗誘之道常在感詞之先故能
得其誠愛垣屋蕭然疏糲弗給非其義也一芥不以
取諸人一毫不以干於人旣老且貴而飲食服用淡
泊如布衣時及終歛不用錦緞從遺志也公恒言人
之命途自有天定不容人力推移故出處語默信心
而行不以利害之私縈之厄困沉屈半其生而其守
愈堅卒以是晚結 明主之知獎致位隆顯而又退
然自歛優游以終世斯其所以爲公也歟公卒之四
年校理君將列公遺事請以易名于朝屬不佞敘次
不佞老且病不復閑筆硯事矣顧涉世滋久閱人滋

多而思公之賢滋甚苟可以區區文辭表章其一二者爲敢不力謹爲狀告于太常

遺事

伯氏遺事二十八則

公性至孝自孩提時已然母氏嘗病齒竟夜有痛聲公伏懷中爲之呻吟相與終始

八九歲時與群兒游一兒誤墮墻下傷足見血公爲之泣曰吾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群兒又勸勿告長者則正色曰勸人欺其父母何也

痛蚤失慈母語至輒泣如也遇諱日伏而爲孺子泣

久而不能起與祭者咸為之慟
嘗病中獨念母氏臨歿兄弟並幼父親居憂在廬胸中雖有萬端遺恨誰當與語者因起坐流涕至曉不能眠
家大人嘗有疾公晝不弄食夜不解帶者蓋三月也齋沐禱于神廟其文曰居家甚貧藥未免於違時為子不肖誠豈足以格神只有寸腸日夕銷斷既而果瘳人謂孝感
雖甚病父母遣使問疾必起而對少間必問父母憂勞狀踧踖不能寧曰病不足痛貽憂至此是實痛心

耳其離親而病也必手書家中事甚悉至皮紙匹皆淨寫如不病者叮嚀戒其人愼毋言我病家大人年益衰而家益貧養具甚薄公竊自傷滑一味適口未及進也輒不忍食南方多橘柚在朗州時人有饋之者愀然不食及歸獨以一布囊入書簏中皆橘柚也

公居兄弟間友愛篤至而于余則蓋不但有天倫之愛而已也余有言未嘗不顧公而後發有事未嘗不語公而後行是有師之道焉余有過未嘗不因公而聞焉幸而有一善未嘗不因公而揚焉是有友之義

焉私相戒絶不以妻子契濶之事相告語造次惟詩書棋酒湛如也

女弟不幸有廢疾飲食起居公必左右相須所以慰藉之靡不用極嘗在南郡臨娩而疾公一夕得夢不吉明發即行疾驅六百里往省之旣產而後挈歸每止歇處親抱其兒出轎中手撿襁褓如任阿姆之責也女弟泣曰孰謂余無母公實吾母

幼與外從兄李汝喬同養於曾王妣相愛甚汝喬死隱姑母之旣寡且獨爲之往来省侍經紀其家終始不少怠姑母甚賴之嘗稱吾無子而有子臨殁指其

孫姪公涕姪受之撫養教訓無間於己子及兒有疾
夙夜于側為廢寢食者十餘日時其幼女亦得疾瀕
危而委之家人不問也
姑母之喪治棺已半客有言木薄不中用諸議皆不
采公曰姑母無子是喪也吾屬不為之謹誰為謹也
人言木不美也吾屬若不聞焉其為死兄乎必改然
後此心乃安卒改之
與人交不介介為異亦不翕翕為同意有所合殆忘
其身嘗言兄弟之樂人或不勉而能之惟朋友之益
不求則不獲也求之伊何不以言以行曾子曰以友

輔仁我有仁故友得以輔之如無其仁友將何以輔之是知求益於友者莫切於先自修也

群居和而不褻雖雜用未嘗與人交易曰交易始於戲而其弊也爭吾不為也朋友有資財之義不足取諸有餘有餘施諸不足何必曰以此易彼

性至靜不隨境妄動而自然多規度舅氏沈公嘗語余曰爾兄正多難及處惟神明內蘊無一點浮氣尤是難及處

少時未有局量見同學兒躁怒為駭舉猛省以為戒必於心動處養之以寬緩臨事先有條畫處之常有

餘而不慦于素
入場屋威儀雍容終始無遽色嘗納劵已又為人書
劵誤一字久乃覺亟向其人言之每自恨曰吾事過
輒忘惟此事介介終不能忘蓋亦物我之私也
問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不忮不求乎
不求則自進其德不忮則人獻其益
在親衛持身尤謹官人多不識其面嘗有親客夜至
余欲飲以一盃公曰冊房不必私待客乃止
自少淡於進取不喜作科舉之文曰作科舉文必先
有悅人之意壯夫不為可也惟當力學古文為可淂

之實而無必得之心乃可耳見世道日否蓋閉户讀書不妄交游時遇良辰忽出游溪山之中歗詠忘反自洞陰歸與余及鄉黨秀才群居一室日取詩書小學講誦弗已又為講覌數十條躬肄習之忻然樂而忘疲隱然有老成風焉

為堂后入直有一掖隸嘗鄰居受學者来謁公厲聲曰汝既隸掖庭不宜私謁朝士院中吏相顧語曰此真名士也

其在謫也惟以一書簏自隨杜門謝客竟日吟誦而已邑宰有餉問非情親郤不受郡有月出鳩林之勝

人或要與一游則辭曰負譴之臣何敢出衆舍外一步地及得赦書始匹馬入山逍遥二日而歸

又遺余書曰近讀韓子文至論佛骨表未嘗不悲其壯而讀潮州謝表未嘗不哀其憊也坡公則却不然倔強老益甚若戒潮州者但惜其好名節泰甚無惻怛不得已之意吾又不取也其詩云九死蠻荒吾不恨茲游奇絶冠平生又曰人未放歸江北路天教看盡浙西山觀其辭氣曷嘗有傷時省愆之意乎夫以名自喜以衆為幸非吾志也

嘗曰孔子稱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以孔

門之多賢而夫子獨以是許顔淵其極難可知今之
士大夫因朝廷黜陟有進有退而輒自附扵行藏之
義非自欺乎吾不取也
自始受學脫口輒解有不解辯難不已少長益喜書
手中未嘗無書尤好讀經傳曰讀聖賢書自覺志氣
收斂不走作又喜誦屈子賦離騷之亂未嘗不執卷
太息焉
夙解綴文妙扵詩用力尤深所述清道朗潤趣格俱
至間亦琢刻一字安排未愜意則削去全稿卒又窮
愁感憤一以詩發之然用以言志而不怨懟爲文亦

雅馴筆法神邁或托以金石之書輒謙讓不敢當公素患痰癖一歲輒三四發自朗州還五月而痰益篤臨歿自力起坐精神耿然也屢顧余欲有所言余撫其手公曰如大人何又曰而不眠有日易病矣可少休矣既而命侍者移席北牖下北首卧自語曰他日聞鷄鳴志氣清明甚令人樂今夜聞鷄鳴殊不樂甚矣吾病也言訖而逝

方與余訣時家大人坐户外調藥既入而公仰視者再遂不復言其意蓋不忍以臨命悲哀之辭重傷親心也

始病時有以閭巷騷屑來言者公愀然曰所憂　君心未正國綱不振亂非所憂也旣而曰亂則必作矣歿七日而亂作

公之言行可紀者槩見於原狀中而其或有闕漏者則輒承家大人命錄爲遺事若干條以補之如右微言細行固不足以盡公平生而其於敘述次第不敢不謹欲令觀者知公自修之功有本有末而文詞特其餘事云爾

弟有容書

先考府君遺事　二十五則

公自幼小性度端慤文憲公喜為文酒會賓客滿堂
公獨隅坐讀書不輟聲畏齋李文忠公常撫之曰此
兒心定可遠期也年十二賦古風長篇南谷鄭相公
見之亟歎賞曰兒長大智慮必過人以綵墨十錠賜
之
公自甲申至甲午十年遭三艱哀毁過禮制甫畢疾
作幾危趾齋閔忠文公時提舉内局以珎丸良劑絡
續齎送曰使藥可活人吾於孝子乎何惜焉竹里俞
尚書日遣人候問語人曰南君純孝人也神明其佑
之病雖危終必無憂也後月餘果瘳

公初除永平到官日坐內衙涕泗如瀉旣而欲誦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之句竟嗚咽不能成聲

戊申喪長子屢除官皆不拜或問長子衰制未終仕非禮乎公曰我祿仕也出處可自由也且吾上無老親仕非不得已也竟不起以終三年

公於逮事　國忌雖家居必設素食朋友死亦食素一日

公與朋友處色笑不苟未嘗一言徇人見其過失必面言之不肖者或引以自跦里閈宴集公至則四座

為之爾然

公在官自奉甚約居處服用視在家時無異焉逮其解歸計日羸糧到家之夕假貸為食婢僕亦素識公意各自謹飭雖破器弊席不敢以官物自私其自金堤歸也有一馬空還公謂家人曰吾在家常苦馬粥難繼須以糠粃作斛載去也蓋慮其有空馬必有所載故以是沮之

公於出處之節繩墨甚嚴義有當去未嘗一日濡滯亦不以謀於人常自言吾處世孤立無助然而不懼者以與人無競耳

判隷院時時當盛寒而早衙晏罷日以爲常或勸其少休公曰若云老不堪煩不如不仕何得憚勞廢務乎

嘗公退顧語家人曰吾不舍祿仕直爲十口地耳苟得數畝田園可備麥食葵羹過十年吾事足矣既陞秩家人謀具袍帶公笑曰安有致仕之年乃具朝衣者乎竟止之

公性任眞無營於心衣帶弊隨而補紉之家人請易以新公曰我外祖留守松京時靴破見趾或笑之公曰今世乃有一破靴宰相汝之笑不亦宜乎此言先

妣常舉以勉我子孫其敢失墜乎器用稍華侈輒去之不留左右獨以一弊笥自隨而枵然常空每自笑曰此所謂貧賤之交也

嘗以公事詣陶谷李文簡公文簡時判吏部謂公曰安岳缺守欲以公處之得無嫌其膏腴否公曰仕本爲貧不願居富敢辭既退文簡私竊歎曰不亦賢乎衆患不得顧獨辭焉此吾所以重夫人也卒以公爲剡首聞者多公之能讓而文簡之能公擧也

公性喜山水所宰永平清風旌善皆號多名勝公暇日輒載琴笛出游竟夕而返或自作短歌又使人和

之以寫意遇絶佳處輒命酒四五行言笑絶簡顧同
游者曰樂事易歇不可太費情興也
性喜觀書不肖幼時常見其案上置論語一部早夜
讀之又茍治綱目至晚年喜讀中庸蓋於書博覽無
遺而獨不喜演史稗記惡其夸誕綺巧也
甚惡方術家言見術士不交一言常戒子孫曰家國
之禍多由此輩愼勿近也
有一承宣申退過公公問今日有何事對曰無事公
曰吾觀朝紙今日某邑有妻弑夫者此國之大變也
何得為無事乎某人媿謝

不肖嘗以當今言路閉塞爲憂公曰人君天也惟至誠能動天吾觀三司章奏皆鹵莾塞責而已其稱可觀者亦不過沽直耳未見其真出於惻怛憂愛之心如此而可望其感動　天聽乎且其言或出於逞憾或出於樹黨使　主上盡從其言未必無害汝知言路閉塞之爲可憂是則可矣不自知誠意之不足亦惑矣

不肖爲漢學教授將赴譯課公曰汝解漢語乎對曰未也公曰不解其語何以第高下且一經譯試必開象胥往來之路汝其辭之遂不赴

圭峯沈公順菴李公𥳑能詩而最服公贍博每稱其友少時讀書甚富故筆力遒健至老不衰云

有二奴甚悍難馭公皆杖而黥之謂不肖等曰彼如蛇蝎不得不去之然德教不及而刑必舉此何足爲子孫法也其奴之子已長公以賜不肖曰撫之以仁俾其怨毒不萌其後奴果忠順服勤三十年如一日公甚嘉之庇恤有加焉

公嘗言交游不可不慎人之心術隱微雖難測聽其言語察其容止觀其好惡可得其六七焉可度哉往往逆言人吉凶鮮有不中

公晚年愈減節嗜好一物不以芥于心至或向午不設食不言晚至夜不設燭亦不言暗至大寒盛熱未嘗言一字寒熱人請其故公答曰人凡有不堪惟静默自守為可以勝之非惟寒暑飢渴凡百所遭厄困險阻皆然

公命不肖草亡兄行狀既成公覧之曰汝兄之賢固如此然人之知之未必能如汝也或疑其溢美則非汝兄平日畏謙之意也遂自製之

不肖為托文憲公碑銘詣陶菴寒泉庄下留數旬鄉中有成老鉷將冠其子戒不肖為賓不肖辭之累請

固不許既歸公問曰鄉中長老請汝冠其子汝何固辭對曰象翁雖病門下自多知禮者今以京華過客而遽作人上賓恐非謙下之意心有不安故辭之公喜曰汝處世當常持此心然鄉人欲行古禮其意甚好至於屢請則許之亦何害也

嘗病中呼不肖於牀下誥之曰古之朋友以德相輔今之朋友以名相求此爭奪之階也爾其慎之又曰吾祖先儒素為家子孫能守而勿失終不為負國之人爾其勉之

雷淵集卷之二十六







